

中國人民文化藝術

救 解

通 訊 報 告 選

新華書店發行

救 解

著 等 青 元 周

等 青 元 周 者 著

店 書 華 新 者 版 出

號 一 路 鄉 新 路 北 川 四 海 上

廠 刷 印 華 新 者 刷 印

號 九 八 四 路 康 西 海 上

救 解

版 初 月 九 年 九 四 九 一
版 再 月 一 十 年 九 四 九 一

· 者 輯 編 ·

社 有 藝 學 文 化 人 民 中

權 · 版 · 有

0111 5001—1,0000(S2)

「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編輯例言

一 本書定名為「中國人民文藝叢書」，暫先選編解放區歷年來，特別是一九四二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各種優秀的與較好的文藝作品，給廣大讀者與一切關心新中國文藝前途的人們以閱讀和研究的方便。

二 編輯標準，以每篇作品政治性與藝術性結合，內容與形式統一的程度來決定，特別重視被廣大羣衆歡迎並對他們起了重大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 作者包括文藝工作者及一部份工農兵羣衆與一般幹部，作品的體裁包括戲劇、通訊、小說、詩歌、說書詞及其他一切文藝創作。

四 作品按體裁分編。同一體裁的短篇，大致按作品的主題和它所表現的革命時期的先後，分別排列，有時也照顧到地方的特點。同一作者同一體裁的作品達到一定數量時，則編成專集，

長篇作品均單獨印行。

五 本叢書以後擬繼續編選出版。

目 錄

冀中宋莊之戰	周	遊一
平原上	葛陵、朱塞	二七
解救	周	元 青二九
『不要殺他！』	韓	塞四八
『無住地帶』	倉	夷五七
八面山中	陳祖	武七〇
五日秦嶺	楊思	明八二

冀中宋莊之戰

周遊

一 向光榮的英雄們致敬

宋莊戰鬥，我們以兩個連少數的兵力，在平原上依據一座被孤立的村落，對抗着二千五百擁有精良裝備的絕對優勢的敵人。就在這種兵力衆寡相懸和裝備優劣殊異的對比情況下，我們無比英勇、堅決、頑強、果敢的冀中子弟兵部隊，殺傷敵寇坂本旅團長以下官兵至一千一百人之多，而自己只傷七十三人之少數，戰鬥從白天到黑夜，整整堅持了十四個鐘頭，而最後勝利突圍而出。這是一九四二年冀中空前激烈反『掃蕩』中一個驚天動地的模範戰鬥，這是人類的智慧和勇敢在殘酷戰鬥中一種神蹟的創造。在平原游擊戰爭的歷史上，在整個革命戰爭的階梯上，它都將居於特殊崇高的地位，而永遠閃耀其不滅的光輝。當我提筆來寫它的時候，我抑不住自己心靈的感動，我謹向宋莊戰鬥光榮的英雄們致無限熱烈的敬意。同時，還須得請他們和讀者一同原諒我

的，就是用像我這樣一枝生硬的筆，來複寫由血肉所創造的如此雄奇壯偉的場面，是難以圓滿傳達出它本身的完美性和生動性的。我只有忠於自己的責任，用最大的努力來反映它的真實，其他就不暇去計較了。

二 隊伍開到宋莊

六月八號午夜十二時，我們這兩個連，在七級村外沉黑的廣場上吃着早飯。不久便出發了，經過幾里地的行軍，隊伍轉移到深澤東北十五里的宋莊。這時天剛明，是六月九號了。

打仗，隨時隨地都會到來，我們的戰鬥準備是經常的，每個人都帶了幾個手榴彈。密密的掛滿了腰圍。到了宿營地，第一個任務就是做工事。我們的口號是：「誰多挖一鋤頭誰就少挨一炸彈皮！」因此，不管如何疲勞，人們總是首先馬上挖工事。在宋莊周圍，從村外到村裏，一共做了四道工事。

宋莊是一座有四百多戶人家的中等村落，分爲南北兩部，兩者相距約三十米遠。我們兩個連住在村北，還有兩小隊民兵游擊隊也住在一起。在村的南部，住有×旅一個臨時組成的混合

連——實際上只是半個連的兵力，六十八個人。

隊伍從七級轉移，是因為有許多顯著的徵象，說明敵人將向七級一帶合擊。因此，我們主動的跳出他的圈套進至靠近敵方的地區，從側後打擊敵人。到達宋莊後，周圍的情況已經異常緊張，四外密密層層的敵據點，都控制着相當大的兵力，而且已有出動的模樣。估計我們難於平靜的度過這個白天，免不了會有戰鬥，而且戰鬥一打開，就必須堅持到天黑。因此隊伍進村不久，即動員老百姓出村。只有一對青年男女和一個中年瞎子自己定要留在村裏，此外，還有八頭黑色的山羊，用鐵鍊鎖在羊欄裏。

完成了充分的作戰準備，我們的部隊便休息了，可是那有時間來休息呵，戰鬥就在面前等着。

三 坂本旅團長之死

幾天以前，在宋莊東南的白莊會打了一個激烈的戰鬥，結果敵人吃了不小的虧，死傷約計四百人，還打死他一個晉藤聯隊長。就任不久的冀渤特區司令官，坂本旅團長，他對白莊戰鬥的慘

敗感到很大的傷心，他是一個勇於負責的將軍，因此，雖然在六月九號早上，他在西固羅開了一個忙碌的會，却打定主意還要親自去白莊一行，追究那次戰鬥致敗的地理上的原因。

九點左右，坂本旅團長帶着一個由三個日本人所組成的參觀團，由宋莊北面的冶莊頭出發了。從冶莊頭去白莊，須得經過宋莊的東邊。敵人沒有知道在自己的鼻樑上就隱藏有八路軍，在他們心裏，這裏也是屬於所謂『碉堡區』的。

旅團長出巡，儀仗是十分煊赫，前面是三十幾個手執軍刀威武的騎兵，後面是兩個中隊約三百多人的步兵衛戍隊。他看不見我們，我們呢？當他們一出冶莊頭的時候，擔任警戒的戰士，就已經作過『北面發生敵情』的報告。因之每個指戰員槍彈都已上膛，取着瞄準待放的姿態了。

九點一刻，坂本旅團長的大駕，到了宋莊東北離我們陣地前沿約三十米遠的地方。我們發覺了這是『皇軍』的高級官員，便在指揮員的命令下，一致開火了，說時遲，那時快，我們一挺重機槍，三挺輕機槍，一個擲彈筒，馬上集中火力，瞄準自己的目標射擊。擲彈筒打得特別準，一顆炸彈落在坂本旅團長跟前，便把他的腦壳炸碎了。他的騎兵隨從和參觀團的武士們，也在我們強烈的火力下消滅了。

這邊的槍聲一響，走到村北的三百名衛隊，立時就分兩路從東、北兩面猛撲我們的陣地，這

是一支不同凡響的精悍的衛隊呵，他們的鋼盔、制服全是新的，武器裝備也全是新的。戰鬥精神也頗頑強，他們以班爲單位，端着輕機槍舉行集團衝鋒，可是一衝近我們第一道障地跟前，就被手榴彈打垮了。這些武士道們，一班完了一班又上來，在末末了，這羣旅團長優秀的衛隊，至多只剩下五十餘人。

一支筆不能同時寫幾方面的事情。當我們的戰士跟衛隊羣舉行激烈戰鬥的時候，附近各據點的敵人已陸續增援上來，宋莊東、西、北三面都有槍砲聲，都有敵人的衝鋒和我們手榴彈的炸響。

戰鬥已經如此兇猛的展開，東南面的深澤、高廟、大執要一線也有敵人的重兵封鎖，一打就走是完全不可能呵。我們堅強的指揮員，一切都了然於胸，決心是敏捷而堅定，部署是沉着而周密的，我們決定在第一、二兩道工事周旋八小時，第三道工事堅持到天黑。這就是說不管敵人的兵力將達到如何強大的程度，我們這兩個連，是必須頑強的堅韌的進行一整天的村落戰。但我們是進行游擊戰爭，對於村莊的堅持，只是爲了把它作爲戰術上的憑依，以便於達到一個這樣的戰略目的——即是在消滅敵人中來保存自己。因此我們的指揮藝術和戰鬥動作，是主動而機警的。

四 兩種射擊

起先，我們依據着村外菜園土牆邊的第一道工事，殺傷猛撲而來的敵人。敵人幾次的衝鋒都壓下去了。

敵人衝鋒是『呀！呀！』的狂號，我們的戰士默不作聲的予以迎擊，我們的機關槍和步槍，一點也不亂打，敵人一進入我火力圈內，便猛投手榴彈，大大發揚了近戰火器的威力。子彈是寶貴的，我們的口號是：『誰能節省子彈，誰就能堅持到勝利！』戰士們都奉守着這個信條，不瞄準便不射擊。

在東邊，我們一連七班長李清齋同志，這個特等射手，他在土牆下用跪射的姿勢接連的打了七槍，由北往南運動着的敵人，不多不少的被他放倒了七個。可是他興奮得忘記了敵人正用狂蜂一樣的槍彈對付他，他立起來招呼鄰近的同志說：『瞧，我要再來一個！』頭部暴露，不幸，法西斯的槍彈奪去了他勇敢的生命。

在村西廟台上，發現敵人安起一架電台，同時有三挺輕機槍在那邊掃射。二連副連長廖治國

同志，當其中一挺機槍的射手和彈藥手正在接運子彈的時候，他選擇這個機會打了一槍，一下把兩個敵人都打翻了。這架機關槍也就停止叫囂。

二連機槍射手邊廷傑同志，這個漢陽兵工廠幹了九年的技術工人，他用一梭子子彈，打死了二十七個敵人。後來爲了節省子彈他讓機關槍休息着，却拿起步槍跟敵人戰鬥。他兩槍打倒了四個敵人，第三槍打空了他就不再放，握起了自己的手榴彈。

敵人的衝鋒是繼續着的。在一門三八野砲和兩挺九二式重機槍的掩護下，一羣敵人，每十個端着一架輕機槍向着我們村的東口衝擊。衝鋒的武士道們，離我們已經不很遠了，我們的手榴彈正準備着拉火，可是敵人掩護衝鋒的砲彈直飛過來，却落在衝鋒者的人羣中，炸了。接着又是一砲，兩砲，全落在這一帶。三個砲彈替我們省下了一些手榴彈，敵人躺倒了三十幾個，不得已回去算賬去了。

敵人把機關槍，步槍扔在死屍的旁邊，離菜園牆外也不過丈多遠。可是我們不能出去拿，因爲敵人的火力很強烈。但敵人也不敢過來取，因爲我們的手榴彈也是怪厲害的，通訊員魯文才同志，他用一根長竿伸出去，機關槍倒沒有撈到，却把兩支三八式鈎過來了。

五 最險惡的兩小時

戰鬥繼續進行。

我們的部隊堅守宋莊村，不僅打垮了坂本的衛隊以及附近各小據點出來的敵人，而且打了深澤、無極、定縣、饒陽、舊城、安平遠近各大據點增援來的敵人。綜計敵人參加宋莊一戰的兵力，不下二千五百人。他們用了各種口徑的大砲五、六門，擲彈筒三、四十個和衆多的輕重機槍及瓦斯筒，砲烟飛繞着村莊。

十二點的時候，宋莊南面我們那個混合連也跟敵人打上了。這六十八個指戰員，差不多打完了僅有的一點子彈，苦戰了三小時，在下午三點，他們突圍出來了。這以後，戰鬥是圍繞着村莊北部進行，情勢是很嚴重的。

三點至五點，是敵人最瘋狂的兩小時，它的突擊兵力最大，火力最猛，衝鋒最兇，也就是這個時候。敵人舉行總攻，我們第一、二兩道工事，差不多全被砲火毀平，個個獨當一面的戰士，這時按照計劃完全退到了第三道防線，在村邊房角工事裏，戰鬥已經堅持了八小時以上了。

總支書記來回的走着，他向戰士們喊：「誰能沉着應戰，誰就能堅持到底！」「誰能去危險地方，誰就能得到安全！」

這些鼓動口號都起了實際的作用。

民兵同志們防堵着西南角，敵人不斷朝這個地方射擊。戰鬥的場面是如此兇猛，民兵們直嚷着要三八大蓋。於是二連五班長陳文如同志跑過去，把自己的槍交給他們，並說道：「我跟你們在一起打！」而民兵也都沉着不慌了。二連四班的戰士們，差不多傷亡了大半，可是班長張文生同志，單獨堅持了一個房角與三方面的敵人作戰。打了兩個鐘頭，他用手榴彈擊退了敵人的進攻，戰士王子仁同志，臥倒在街上一座廁所旁邊射擊着，突然一顆砲彈飛過來把廁所完全打翻。他從土堆裏爬起來，依然堅持自己的崗位。

這都是隨便舉的幾個例子呵！

後來，村西南角被敵衝進，有十五個敵人帶着一架輕機槍上了房，二連副連長廖治國同志急了，領着一個民兵通訊員，悄悄跑進這個院裏，他們每人手裏握住兩個手榴彈，同時往房上擲去，把那爬上房頂的敵人全打掉了，但敵人繼續上房，他是決心要站住個最初的立腳據點，而我們也加上兩個民兵前來繼續投彈，敵人連上三次，我們連打三次。四個人打了四十幾個手榴彈，

敵人在房頂上傷亡便有四十多名。

新戰士趙端生同志，在西南的另一處朝房頂上打手榴彈，他打死了兩個敵人，自己也受了傷。

戰鬥更加緊張劇烈，而天是快黑了。我們又適時提出這樣的口號：『再堅持半點鐘，我們的天下已經來了！』『再熬半點鐘，我們完全勝利！』

在一連二連的接合部，村的東南角上，敵人拚死連續四次衝鋒都沒衝上，碎身和重傷的動物擺了滿地，我們眼見敵人一個小隊長完全失去了再衝的勇氣和信心，他的遲疑不前，被他的上級指揮官在陣前槍決了。

天黑以前，敵人舉行了衝鋒不下三十次，可是衝進街打出街，衝進村打出村。我們的戰士，在指揮員機動靈活的指揮下，發揮了充分的火力，粉碎了敵人一切攻擊的計劃。敵人曾一度施放噴嚏性的毒氣，但我們事前有備，沒有遭受絲毫損害。敵人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呵！

六 我們的天下

夏天的黑夜，遲遲降臨，近九點時，夜幕終於完全拉下來了。這時候，敵人的傷亡已經過半，一天惡戰，到現在面對着可怖的屍場的暗夜，不得不停止了進攻。但是疲倦極了的殘餘敵人，仍然封鎖包圍着村莊。他在零散的槍聲中雜以濃密的鞭砲，藉以迷惑我們，同時並在村外道溝旁邊點起了一堆堆大柴火，這樣來防止我們不意的突擊。

敵人還企圖把我們圍住，等待他期望的新的援兵到來，爲他們的旅團長和橫躺豎臥的死鬼們找什麼補償，可是現在我們的天下已經來了。

一連二排向東北角突進，走到道溝旁，敵人還沒發覺。因爲他們守在火光後面，反而看不清前方。而精疲力盡的武士們，一大部份在死屍旁邊沉沉的睡着了。我們的戰士從死屍身上踏過，也從睡了的敵人身上踏過。「嗯……：：：：」敵人在地上發出夢囈似的叫喚。戰士楊連寶同志，他好奇的去摸一個躺着的敵人到底是死的還是活的，却被他咬了一口。當敵人的哨兵開槍後，我們便投了幾顆手榴彈，扔在敵人躺着的地上。接着我們便跟敵人拚起兇惡的刺刀，有的戰士把刺刀都刺彎了，就用槍托去打，勇敢的賈滿圈同志，曾使槍托打裂了一個敵人的腦壳。

一連戰士吳吉彬同志，在突圍當中用刺刀殺死了敵人的機槍射手，奪了一挺歪把子出來。還有一個戰士却在敵人睡着的地方措出一架機關槍。

昏迷的敵人被我們一衝便慌亂了。有一個突然驚醒的敵人，竟跟着我們突圍的部隊跑，後來我們發覺了這頂鋼盔，嚇得他直往回逃，結果被我們打死了。

我們的部隊，就這樣突了出來。有的是靜悄悄的突出，有的是拚刺刀衝出來的。在突圍當中，我們有十四個同志受傷，九個同志陣亡。

可是敵人却不知道我們已經全部突圍走了。這也難怪，他怎會相信跟自己打了整天的對手就是這麼一點點人呢？他以爲我們是一支龐大的兵團啊，因之區區兩連人突圍出去，他並不以爲意。他們仍然圍住村莊，不斷用零散的槍聲，唬着他們心理上的村中的八路軍，使得空村的深夜繼續不能安靜。

據說第二天，天一明敵人就舉行衝鋒了，他們衝進村沒有發現半個人影，十分覺得奇怪。後來一股敵人衝至圈羊的院外，武士們的叫囂，把吊住了的羊羣驚得亂跳，鐵鍊鑼鑼作響，敵人在灰朦朧中以爲遇見了八路軍的伏兵，便劈劈拍拍；村外的機槍大砲也轟鳴起來。這時候，保定的敵人八百餘，已經開到增援，可是現在他們只能把八隻山羊殲滅，我們八路軍是早已游在平原的大海裏了。

七 副連長的插曲

二連副連長廖治國同志，他帶着機槍射手邊廷傑向南方突圍。突出以後，他不知怎麼忽然想起在那兒還有一架輕機槍沒有帶出。「咱們返回村找槍去吧！」「行！」

於是，兩條黑影，低低的彎着腰背，飄忽的行走在火光照射不到的陰暗地帶。黑夜蓋住了整個戰場，零落的槍聲和溝邊的火叢，反而使人感覺着更加荒涼與寂寞。

幽暗朦朧中，他們摸到了村子，可是摸遍了也沒找到什麼槍，其實我們所有的武器都已分散走了。可是他總覺得丟了一點什麼東西似的。

他一定要心滿意足的走了才好。整天的惡戰，是使他的神經過於緊張和興奮了。應該補說一下的，這個副連長是一個十分勇敢的人，性情却有點直爽。五天前的李貴子戰鬥，他曾被敵人的砲彈埋了一次，耳神經全震壞了。當他和我見面的時候，他的耳朵還有點聾，要大聲說話他才聽得見。

沒有找到槍，兩個人又摸索着出村。在血肉模糊的戰地，屍體橫三倒四，幾乎到處都是，副

連長在暗中邊摸邊走，把幾具死屍身上的手榴彈和子彈都解下來，掛滿了自己一懷。他還摸出一些東西，那全是浸透了血，濕漉漉的。

從昨天晚上十二點吃過一次飯，他們打了一天半夜的仗，一直沒有吃東西。在摸出敵人的哨線以後，他拿出染了血的食品讓機槍射手一同來吃，機槍射手不想吃，他便獨自個兒吃了。

在黑沉沉的道溝裏走了一陣，副連長還感覺不滿足「老邊，咱們再去讓敵人消耗一下吧？」
「行！」機槍射手贊成他這個新的主意。

兩個人重又回來，摸到敵人跟前一連放了十幾個手榴彈，口裏大聲嚷着：「村裏的同志們堅決的守呀！我們十七團、十八團都增援上來了！」

於是，敵人的機關槍，擲彈筒一股勁兒向他們這個方向打過來，亂糟糟的打個不停。

「痛快得很！」兩個人從心底裏笑着，便又在黑暗中消失了。

最後，他們走了三十幾里地，天快明時，在大定村又找到了自己的隊伍。

八尾 聲

一切驚天動地的戰鬥，到這裏，已經宣告結束了。

現在，我們應該列出幾個數目字來，表示雙方的消耗。

敵人被打死的：計有坂本旅團長一名，以下官兵六百餘名，被打傷的：有官兵三百餘名，傷軍被打死和被打傷的：有官兵二百餘名。合計敵方傷亡約一千二百餘名。

我們方面呢？陣亡三十二名，負傷四十一名，共計七十三名，其中有連級幹部四員。消耗子彈約計九百餘發，手榴彈二千一百三十餘顆。

不久敵人開了坂本旅團長的追悼會，也被迫宣佈：宋莊一戰他自己傷亡了九百六十名，而我們被殲三千。這當然很難得的，因為他說出了接近真實的自己的傷亡數字。但我們在宋莊却只有兩連人，既然造謠是三千，就更證明敵人受創的慘重。他愈掩飾，就愈顯出啼笑皆非的苦相。宋莊戰鬥確是激烈無比，而我們的軍隊給敵人在人力、技術，特別是精神上的打擊，實在是異常巨大。坂本旅團長新任冀渤特區的「掃蕩」司令官，是抱着多麼大的「剿滅」冀中的雄心呵！而現在却自己葬身於宋莊之野，作了悲慘的「沉默的英雄」了！「皇軍」對冀中「剿滅作戰」的「赫赫戰果」，難道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關於敵人的故事，還有一點值得一說：

饑陽出來的敵人三百多，回去的只殘餘九十幾個。馬壘出來的敵人有一百多，回去的却只有

二十八名——其中有一個中隊長幸得生還，可是他太悲哀了，自己用手槍打死了自己，有七個兵士也在向東方膜拜之後，一起上吊死了。幾個殘餘的敵人回去沒處出氣，互相埋怨，竟然自打起來，打了一個鐘頭。

傳說參加宋莊作戰的敵主力，曾有一部份從南洋戰場調回來不久。他們嘆氣的說：「在南洋作戰也沒有打過這樣苦的仗，一個村莊的爭奪，皇軍犧牲了這麼多人，真不值得！」

最後，我要說一個關於我們方面的故事：

留在村莊的那個中年瞎子，在部隊突圍的時候，由我們一個偵察員把他領出去了。他眼睛看不見，耳朵却聽得見仗是打得那樣的激烈，八路軍打仗，老百姓的高興是難以用言語來形容的。瞎子出村，自己的腳會踩過敵人的屍首，我們的偵察員告訴了他整天作戰的狀況，他閉住了眼睛，會喜歡得流出眼淚。第二天，到了東內堡，他遇見人就說八路軍打仗的情形，人們圍着他，跟他的感情一起共鳴。他激動着說：「我要作八路軍的宣傳員，我是他們救出來的。」至於留在村子裏的另一對男女，却因不聽我們的勸告，在白天跑了出去，被敵人的刺刀挑死了。

瞎子有四十多歲，他是一個算命的先生，他成天在各村流轉，到處播揚宋莊戰鬥英雄偉烈的事蹟。

平原上

朱葛
寒陵

『生活』

莊稼沒有熟，誰家能收多少糧，摘多少棉花，敵人早已調查好了。等老百姓剛打完場，鬼子兵早就用刺刀逼迫老百姓把糧食、棉花裝上大車，運進據點裏去。『不要怕，用的時候到倉庫來領。』他們對含淚的老百姓這樣說。這叫作『配給制』。棉花與糧食被運往日本，運往太平洋去了，而藉口都是怕老八子（八路軍）『搶』。

失去了棉花和糧食，失去了一切的老百姓，仍然要按月給鬼子繳納每畝五十元偽鈔的田賦，和另外二十六種各色各樣的捐稅。除了這些，老百姓還要擔負敵人在『掃蕩』中磨穿的『草鞋費』和大批死屍用的『棺材費』。因為他們說，這都是爲了中國老百姓的『幸福』而奔波，而戰死的。

青年壯丁，被運往南洋當砲灰和東北作苦工去了。差役就落在未成年孩子同老年人身上：今

天修公路，明天修碉堡，後天又挖壕溝，砍大樹。住在碉堡裏的鬼子，每天還要十二個人專門服侍，給他們掃地，洗衣服，作飯……這叫做服務隊。服務隊每天早晨去的時候，要帶着足夠的雞、肉、酒……和當時最鮮嫩的蔬菜……帶刺的黃瓜，去着花葉的豆角……敵人和他的走狗們肥胖起來了。老百姓更加枯黃，更加瘦弱！他們自己吃着樹葉，糠粃和花生皮……

但這樣還嫌不夠。

一天，日本小隊長叫附近村莊的維持會長到村點裏去，「明天有要緊事」，翻譯用嚴厲的聲音調轉述着小隊長的話：「一清早每村要派一千個民伕到這裏來。民伕要一樣大年紀，一般高低，同樣肥瘦的。辦不到的砍頭！」當他說完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小隊長站起來，扶着戰刀，對周圍兇惡地瞥視着，所有到場的人臉都發白了。後來，有一個人明白過來了。他站起來，平靜的說：「這容易，我們村裏一定可以辦到。」原來這是不着解釋的，敵人要的是錢，是偽鈔。因為只有偽鈔上印的民伕，才可能一樣大年紀，一般高低，同樣肥瘦啊！敵就使用這種方法，在無盡的勒索與敲詐中，一面玩弄中國老百姓，一面娛樂他們自己。

他們常常在夜裏包圍起村子，把有錢的人，或有餘糧的人捉進碉堡。到了那裏，他們一句話不說，只作出關心樣子問你冷，還是熱？在這種情形下，人往往哆嗦着，感覺冷。他們就貼近你

身體周圍燒起熊熊的柴火。被烤的人一下子滿身大汗，汗慢慢地像熱鍋上的油一樣消着，又乾了，爲血紅的火泡所代替。泡破了，滿身血水……等你忍受不住，又下冷水，水在灼熱的滿是傷痕的身上蒸發着；人，像在水霧中，接着再問你吃軟，吃硬，受過苦的人懂得了，就低下頭不作聲。但沉默是無用的，敵人把『硬』的搬來了，上槓子，幾下子，被壓的人就永遠不會再直挺挺地行走了。然後又是『軟』的：把你的手指腳趾拴起，吊在裸樹頭上，用鞭子抽，錐子扎，你的身體就像鞦韆那樣擺動着。敵人稱這爲『老鼠上秤鈎』。上過『秤鈎』時『老鼠』雖沒有死，但也不會動彈了。這時候，他們才向這些人說：『你們是八路軍』，或者：『你們是八路軍的房東。』……這全部的意思就是要錢，要你家產蕩盡……

擺在敵佔區人民面前的只有一條路——不鬥爭就只有死亡。

李村奔伏

×團的兩個排，由團長帶領着在前天夜裏來到了大漳村。大漳村離平漢鐵路只有三里路，可以聽見火車拉笛，站在房頂上可以望見鐵軌，周圍的確堡，不用說，抬頭就是。而敵人並不知道

大漳村裏駐着八路軍。我們部隊却清楚敵人的舉一動。

這天上午九點鐘，有老鄉傳訊給部隊：隆平的敵人出來了。接着傳來了確切的消息；有一個鬼子兵帶着一隊三十多皇協軍，到大漳西北二里路的李村搶糧，部隊接到這情報後立刻進行化裝。下午三點鐘，部隊分散開，各人依着自己的樣子，扛着鋤，揹着糞筐，推着小車，揹着蓆子……從各方面出了大漳村。

這時是去年五月間，麥子發黃了，高粱，棒子，穀子苗也起來了。剛下過一場雨，人民正在忙着鋤地，田野裏散滿了人，大路上行人也來來往往，兩排人混在這中間，除了部隊自己知道，別人是看不出什麼來的。看吧，路上那個行人，穿着長衫，揹着蓆子，走得多有勁！從敵人哨兵臉前走過去了，誰能看出長槍就在他的身上？被他趕過的那輛小車，一邊載着一口袋什麼東西，一邊是一捆桿草，車軸吱由吱由地響着，機槍班長就這樣推着兩挺機槍，從容地走過了礮堡旁邊的哨兵，跟在他後邊的那輛大車上的趕車人，就是一個好機槍手，口袋裏就是他的好傢伙。走在大車後面跟着牲口拾糞的，也不是外人。另外走在地裏的，遠看去連部隊自己也難看出哪是真餓地的老百姓，哪是部隊上的，部隊這樣分散偷過了兩個礮堡的監視，從各方面走到這離大漳村八里路遠的地方。這裏靠着一條大道，有一條乾河，部隊就地在周圍分佈開來。機槍手抱着機槍騎

在麥隴裏，有的人埋伏了起來，拿着鋤頭的混在百姓中鋤地，地主不認識他們，但知道是什麼意思；不表示一點驚異。他們知道：部隊怕連累到村莊的人。這才跑到這野地來和敵人作戰。

敵人的隊伍走出了李村，一串滿載糧食的大車，一輛接一輛地跟在後面。他們順着大道走來了，鬼子和一個皇協軍隊長走在行列外面。那鬼子兵走在前面，擺着高貴的不可觸犯的樣子走着。皇協軍隊長，挽着袖子，敞着懷，不時的回頭望望遠遠落在後面的大車，嘴裏老是罵着。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糧食主人的拖延，纏磨和怠慢激怒了他們。雖說已把糧主打罵了，糧食也搶來了，但仍不甘心，怒氣還沒有除。他們漸漸地走近了，皇協軍隊長望着地裏的人們說：「前面爲什麼那樣多的人？」他忽然想到，今天已經夠火的了，若是再碰上一件不順利的事情，那才叫火上加油呢。一個班長毫不含糊的說：「沒關係，白天，八路軍不敢出來。」隊長也就放心了。他們老老實實地走進了死亡的圈套。敵人的三個尖兵到了河堤轉彎處，敵人的隊伍安然向我們部隊埋伏的火力點走近。

三個尖兵到轉彎不見了，忽然同時發出了驚怪的叫喊；原來都被活捉住了，他們的隊伍想馬上撤回去，可是已經到了這裏，休想逃脫。團長發出了第一槍信號，首先是機槍，從麥地裏興奮地抬起頭，向他們噴吐着雨點般的子彈，接着是遍地槍響，沒有留給皇協軍隊長和鬼子兵向後跑

一步的機會，幾顆子彈同時命中他們的身上。戰士們早就看準了這兩個可恨的目標。像神話一樣，周圍的農民手裏的鋤頭，一時都變成了槍。其餘的敵人也陷在無法逃脫的圍攻中。這戰鬥只經過短短的七分鐘，全部敵人都被消滅了。自己却沒有一個人受到一點傷。

戰鬥結束了，李村的老百姓把大車拉回到村莊。人們搬運着糧食，歡喜得像一次豐收。

這就是曾經受到軍區嘉獎的「李村奔伏」。

羣衆的海洋

來檢查工作的某政委剛到了小劉村，第二天清早敵人就將這裏團團包圍了。政委住在劉二娃家裏。劉二娃本來是富裕的農民，在敵人的搜刮中破了產，有一次還幾乎喪了命。聽見了槍響，他連忙領政委下地窖裏去。臨出去的時候，他激動地向政委說：「你老人家放心，我劉二娃就是死了也不會說出你來。要是鬼子搜出了你，咱們大家一塊死！」

奸細走漏了消息，說他親眼看見八路軍一個工作人員走進劉二娃家裏，一直沒有出來。日本兵逮住劉二娃，問他把八路軍藏到那裏去了。劉二娃做出吃驚的神情說，他沒有看見過八路軍，

沒有的事情他是不敢捏造的。皇協軍羞怒的提醒他：「如果要命，最好趕快把隱藏八路軍的地方指出來。劉二娃把臉一繃，搖搖頭，斬斷他的話說：『絕對沒有那回事。』這一來可把日本兵惹火了，朝劉二娃臉上就是一鞭子，血從那裏淌下來。

年青而堅定的劉二娃把心一橫，從此就一句話也不說了。無論是鞭打、壓槓子、灌涼水、辣椒水……都沒用！日本兵一連在他家搜了六次，每次所得到的只是更大的憤怒，他們就把這憤怒發洩在劉二娃身上。

劉二娃的父親，一個忠厚的老人，在屋子裏惶惶不安地渡着。過去的時候，他拿着幾張煎餅送給政委，并在政委耳邊說：『今天怕作不成飯了，你將就着吃一點吧。』政委問他情況怎麼樣了，『他們正在審劉二娃。』他從黑暗中摸到政委的手緊握着說：『我什麼也不怕，就怕二娃受不住，說出你來……』

他耽心的不是自己兒子的性命，却是怕他的兒子受不住刑，把八路軍的一個政委講出來。

一天，在村邊割草的老太婆看見一個孩子被日本兵死死的追趕着，向她這方跑來。她心裏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等孩子跑來了，她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沒頭沒腦的打起來。打，似乎還不足

以表示她的氣憤，於是撕孩子的嘴，擰他的耳朵，嘴裏還不停的罵：「你這個死孩子，就是不聽話，誰讓你出來的？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日本兵在一旁開心的大笑着。孩子伏在老太婆懷裏哭着嚷：「奶奶！我下次再不敢了……」

這孩子十二歲，八路軍的通訊員。聰明而大膽的老太婆用她的機智救了孩子的性命。

×縣婦救會主任在她去工作的路上遭遇了敵人，回頭朝近邊村子裏跑。一個老太婆正在門口紡紗，看見她神情慌張的樣子，連忙把她引到家裏，掩藏在柴草堆裏。日本兵在村裏搜了一天，終於把她搜出來了。帶她走的時候，老太婆哭着不放，一口咬定這是她的女兒，因為膽小才躲在草堆裏的，日本兵不聽這一套，幾槍托把她打倒在地，帶着婦救會主任回礮堡去了。她爬起來，哭着，一直跟到礮堡。往縣裏解的時候，她又跟在後面哭，嚷，哀求日本兵把她的女兒放了。日本兵發作了，一陣毒打使她足足輸了半年。當她能起來扶着牆走的時候，婦救會主任早已被敵人槍殺了，她哭着對探望她的工作人員說：「你看我這個老婆子還好好的，她年青青的倒先死了。要是我能替她死就好了……」

用毒刑，用槍殺全不能鎮壓下人民對八路軍的熱愛，或從人民嘴裏探聽出八路军隱身的地方，狂怒的敵人被迫不得不採取較『溫和』的辦法，他們常常突然包圍幾個或幾十個村莊，把有的人趕到一個場子上，分男女對面站成兩排。他們先抱起幾個小孩，手裏拿着糖引誘他們說：『你們這裏有沒有八路軍？說了給你糖吃。』孩子們望着糖果，搖搖頭。小聲的說：『我們這裏沒有一個八路軍。』

『誰對你說沒有八路軍？』

孩子們不做聲。再問，仍不做聲。用盡一切方法收不到任何效果的敵人暴露了自己野獸的本性，吼叫着，『再說沒有，就殺了你！』孩子們哇的一聲哭起來了，但威脅也是沒有用的，這些孩子，在任何情況下，從來沒有說出過與他們父母希望相違反的話！敵人常常把這種以『溫和』開始的場面，以毒打，流血，以婦女的叫喊或昏倒作為它的結尾。接着這結尾的另一個場面，往往是叫婦女孩子們從那一排男子中間認領自己的親人，他們想，沒有人認領的自然都是八路军。

可是，他們又想錯了。

一個老太婆走出來，拉着一個八路軍的戰士說：『這是我的兒子。』於是『兒子』溫順的跟

着母親走了。一個年青婦女抱着一個小孩走到×縣縣委書記面前，把小孩交給他說：『你抱着吧，我該回去作飯了。』她說這是她的丈夫。於是『丈夫』就接過來小孩。隨着『妻子』回家了。一個中年婦女對她六歲的孩子說：『叫你的爸爸去。』孩子走到某縣農會主任面前叫着：『爸爸，媽叫你呢。』於是『爸爸』拉着孩子走了……一切都是那樣自然和逼真！

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沒有一個八路軍，八路軍是游泳在羣衆的海洋中。

英雄們

在這殘酷的鬥爭中，無數的同志們死了。他們死得英勇，死得悲壯，或死得從容。臨死時他們都清醒的知道自己的生命就要結束，但毫不畏縮。

威縣一個村莊裏，敵人正向一間房子漸漸逼近。房子裏是三個武工隊員，一個抗日政府的區長和他的秘書。他們五個人只有三支槍，抵抗着敵人已經很久了。現在兩支槍沒有了子彈，兩個武工隊也死在他們旁邊。除了磚瓦和這支槍（子彈也很少了），手頭甚麼也沒有，敵人爬上了屋頂，他們只騰了四顆子彈。區長對武工隊員說：『瞄準再打死一個，騰下的兩顆打死我們兩個，

一粒留給你自已。」

趙縣抗日政府的青年幹事，在一個村莊裏被一羣皇協軍抓住了。敵人知道和他一起的不光他自己，敵人使用各種的方法，想使他苦痛得不能忍受時出賣他的同志。而他却一句話也沒有說。敵人又把他吊在樹上，用刺刀亂扎。他終於開口了，他問他們：「你們是不是中國人？」這羣東西說：「我們不是！」他說：「你們說你們不是中國人，那我就沒有什麼說的了。」他依然閉上眼睛，咬着牙，不叫敵人聽見自己的呻吟，毅然死在苦刑中。

在這裏，另一個，是一個祕書，他被帶在偽縣政府的法庭，十九年的革命歷史中，他看見過各種面孔的敵人，從來就沒有怕過，現在他面前是一個沒有表情的鬼子軍官和翻譯，後面是全副武裝的敵兵。他在這中間仍泰然的踱着步子。翻譯轉達給他：如果他投降，就給他做趙縣的偽縣長。他說：「做縣長當然可以，只是我加入共產黨十多年了，思想難改，要按照我的意思辦事才成，我當了縣長，要請你們離開這裏，離開中國。」他犧牲了。

一個縣委書記，他經過了長期的苦刑和拷打，敵人並沒有折服他。現在一羣僞軍正押送着他到野外去執行死刑。他的身體被折磨得不成樣子，走在陽光下更形衰弱得可怕。走到那塊常執行死刑的麥田邊（這時是五月，地裏的麥子快熟了，）他知道已經到了，站在地頭上回身對僞軍說：『你們只進來兩個人就夠了，不用進來這麼多的人；不要踩壞了老百姓的麥子。』

英雄的例子舉不完，他們的名字和爲人在人民間傳流，這比紙上的紀念更永久。

解 救

周元青

敵人冬季「掃蕩」我晉西北X分區的一個夜晚：

陳家崙村的老鄉們成天價空室清野，很乏，早都睡得呼呼的了，只有隊伍上的哨兵和村裏的民兵沒有睡，他們在山頭上、山溝裏警戒敵人，警惕地睜大着眼睛。

李排長起來，在一家院子裏走過，敲着幾眼窰的窗子，小聲地叫着：「起來，起來，等一下在院子外面場裏集合。」

當他叫一班的時候，他增加了一句話：「不要驚動吳剛，叫他睡吧！」

吳剛根本沒睡着呢。他想着陳家崙陳來成的慘死，心裏很生氣。來成是一個好受苦人，勤快老實，吳剛他們在他院子裏駐紮過，大家很慣熟，前些日子，來成上冬學，忘了的字還問吳剛，吳剛耐心地告給他。來成說：「小吳，你二十幾歲就有這大本事，甚字也識，咱四十幾的人了，

……早有八路軍，咱也不會瞎字不識，什也解不下，……」他真是加油的學習呀，吳剛也鼓勵他，說：「老陳，年紀沒什關係，努力就趕上了！」

這次敵人「掃蕩」，一架飛機亂炸老百姓，來成被炸死了，——死得很慘，兩條腿被炸斷了。他家再沒人手，今天隊伍上同志幫他家空室清野，吳剛帶着傷也幫忙，來成的老母親傷心地哭着他的兒子。

吳剛想起來成的慘死和來成母親的痛苦來，翻來覆去睡不着，心裏罵道：「他媽的，一架爛飛機亂轟亂炸，灰狗畲的，亂炸老百姓，……」傷口也一陣陣刺着他，使他心裏更加生氣和煩悶。他聽見排長在窗外一叫，就興奮地坐起來了。

穿着衣服睡的戰士們都醒了，跳下炕來，很快槽上了子彈帶和槍，在黑漆漆的窰裏伸着腰，小聲地談笑着。

一個戰士很有把握的說：「今夜靠得住是到「狼窩」裏打「狼」去呀！」幾個戰士，幾乎同時地向說話的方向點點頭，大家都猜到準是這事，興奮地摸着自己的手榴彈和刺刀。

吳剛也很快地槽起子彈帶來，他一定要和同志們一塊去。如果上級答應了他的話，呵，那該多麼好！他想起過去好多次夜裏打「狼」的情形來，又想起今夜能夠大殺一頓，……心裏好像吹

推了一陣涼風，什悶氣都吹的沒踪沒影了；他高興的笑了起來。

崔大嘴粗手粗腳跳下炕來的時候，碰了下吳剛，吳剛身上的子彈嘩嘩響，崔大嘴在黑暗裏對着吳剛張大着嘴，叫起來：「噤？小吳，排長叫你睡，你……做什麼？！不行！不行！」

「不要你多嘴，揍你！」吳剛低聲地說着，他實在不喜歡崔大嘴這個時候對他關心，和牛一樣地叫喊。……

班長從排長那裏回來，推開門說：

「今夜不揸背包，都把它暫時交到連部裏去！」

戰士們忙着送背包出去，門「呀呀」地響着。

「班長，我也要去！」是吳剛的聲音。

「怎麼，你沒有睡着嗎？」班長沒想到吳剛坐在炕沿邊上說話。

「睡不着，心裏悶得很！」

「你前天剛負了傷，要好好醫治和休養幾天。」班長說。

「班長，這一點點破皮傷，能算什麼呢？！我要跟同志們一塊去！」吳剛求着。

「不行，今夜的任務需要身強力壯的人，雖然你負的傷不太重，但是流血不少。……」班長

拒絕了他。……

李排長在院子裏叫戰士們集合，他聽到吳剛固執的聲音，皺了皺眉頭。

戰士們齊集合了，只等着和吳剛談話的一班長。……等了三、四分鐘呢。

「鬼東西，還在搞什麼？」李排長等的着急起來。接着叫道：「怎麼樣呀？一班長。」

一班長生氣地走了出來，答道：「排長，小吳不聽話，硬要去！」

排長在場子裏來回走了幾步，自言自語道：「剛流了血又要去，……這個小鬼。」

吳剛跟着班長走到場子裏來，他對排長請求道：「排長，那次夜晚的任務都少不了我，今夜

我一定要去！我還有很大的力氣。……」

吳剛想起以前的例子來，便用來增加請求的力量，他說：「今年秋天，崔大嘴負了傷，第三

天去打仗，你也允許了嘛！」

「你倒記得很清楚呢！……」

場子裏靜悄悄的：吳剛也沒再說話，大家都在關心地等着排長的結論。

「好，去吧！」李排長決定了。「可是千萬不要找敵人拚刺刀。」

李排長是了解一個勇敢的戰士的心的，如果硬要阻止吳剛火熱的心，那他在家也是一夜睡不着的，傷口真要急壞啦，何況吳剛是那樣固執的一個同志呢。

吳剛真是喜歡極了，想想看，如果李排長決定：「吳剛，回去睡覺！」那今晚什麼驚天動地的事都不能參加，……躺在床上休息是多麼無聊呵！

不到半分鐘，他就送了背包轉回來，站在他班的末尾，心裏興奮地笑着。前面是一個寬肩膀的粗傢伙，不用仔細看，就知道是崔大嘴，他順手一拳，小聲的罵道：「不行！不行！」你喊什麼？你帶了花打仗，就不許我帶花打仗嗎？呢？」

崔大嘴扭了下腰，和牛喘氣一樣低聲地笑着。有些同志也笑起來，有些同志還低聲地談着什麼，……場子裏充滿着戰士們友愛的「嗡嗡」聲。

李排長輕輕地咳了一下。

「同志們！」排長說話了，全場立刻靜下來。「上級命令，我們今晚襲擊駐王家莊的敵人，這股敵人瘋狂得很，天天出來搶老百姓的東西，到處刨糧食、抓人，我們黑夜接白天的去襲擊他們，使他們昏頭昏腦，再次出來，就好大大地打爛他的腦殼！……排長略為提高了聲音：「雖然我們夜襲敵人的次數很多，每次都是勝利，但是我們決不可以輕視敵人，無論如何，決不

可以輕視敵人！……」

接着排長說明了一切情況。

隊伍就悄悄地出發了。

戰士們猜對了：是「夜襲」！那就是：摸進「狼窩」，突然的爆炸，和鬼子的慘叫，每個戰士的心裏都滿是歡喜。

吳剛緊跟在崔大嘴的後面，爬山時故意拉着老崔的衣服；崔大嘴真想回頭來揍他一頓。但是不容許，遲兩步就看不見前面的人了。

「崔大嘴，咱們今天晚上一定要多殺幾個鬼子！」吳剛說。

「好！」崔大嘴喘着氣，「可是，你爲什麼要拉着我的衣服呢，小鬼。」

隊伍在無邊的黑暗裏小心地急進着，當快進王家莊的時候，戰士們更加小心和沉靜，準備安全地通過敵人的軍事哨，——這是夜襲成功的關鍵。

他們從不是路的地方爬着，爬過山坡，爬進王家莊的山溝裏，在敵人的軍事哨邊擦過。戰士們小聲地呼吸着，幾乎可以聽到自己心臟的聲音。

在什麼地方，荆棘抓住了吳剛的棉褲，他急忙摘下來，不讓有點兒響動。荆棘狠狠地刺破了

他的手。

王家莊像死一樣的靜，鬼子們早做着回鄉夢了。只有山坡底下王老溝的院子沒有睡。火光在窸窣上閃跳着，舐着黑暗的天空。

李排長從一個隱蔽地轉過彎來，在心裏呀了一聲：「鬼子還沒有睡嗎？」

吳剛碰了下崔大嘴，指着那閃光的地方。部隊悄悄地向村中溜了進去。

他們在離王老漢的院子三十米的地方潛伏着。離他們不遠，躺着五具女人的死屍，都是赤着身子，裏面有一個孕婦，被剖開了肚子。泉水細聲地流過她們的屍邊，唱着悲哀的調子。

戰士是看不見這個情景的，但是濃烈的血腥氣向他們撲來，他們皺着眉頭，知道在什麼地方又有我們的同胞被殘害了。

他們繼續前進，忽然李排長停住了腳，大家都屏住了呼吸，聽見在王老漢院子裏發出惡狠狠的聲音：

「……你說的，你們村老百姓的糧食窖在那裏？……不說，打死你這老狗！打！」猛烈的皮鞭聲。……

『好的，你不說老百姓，你說八路軍的糧食窖在那裏？……公糧在你們村，大大的有。』
『還是不說的，你這老狗，狠！』這一聲『狠！』在人類裏找不出這樣怪的聲音來；這是荒山裏餓狼磨着牙齒嚎叫的聲音，陰氣慘慘。戰士們心裏一驚，不知道鬼子要怎樣處置那個老百姓呢。

一聲臨死以前的慘叫從院子裏發出來，鑽進黑暗的天空。鑽進了戰士們的心裏。

吳剛的心痛苦的收縮了一下。

李排長眼睛可怕地瞪着，拳頭握得鐵緊，立即將戰士們分成三部份：一小部份警戒着山腰和頂上住的敵人，一部份從坡處爬上王老漢院子的窰頂，一部份蹲在院子門口，窰頂上給鬼子一陣手榴彈後，齊衝進來，『澈底消滅這些野獸！』

排長帶一隊戰士悄悄地爬在窰頂上。

院子裏三堆紅紅的火，在一個火堆旁邊，四個屍體躺着，渾身上下，扎了很多血窟窿，……十四五個鬼子正在分別拷打着三個老鄉：一個被打的連氣也不哼，身上燒的不成樣子，另一個是個老頭子，鮮血從他的頭上流下來，流到鬍子上，流到脫光了的胸脯上，……

一個鬼子軍官手裏拿着『火箸』，來回地走着，兇惡地磨着牙齒，罵着：『這些混蛋，都不

說，通通通匪的。……」忽然又一下衝到老漢身邊，狠狠地問道：「說不說？」

這個老漢噓着氣，無力地罵着：「你們是——人——嗎？！你們——是——畜生，畜——生，……」

那個鬼子軍官失望地跺着腳：「好，不說的，再燒的！」他把火箸交給旁邊一個鬼子兵。

李排長拳頭都握痛了，他恨不得把所有的榴彈都扔到這些野獸們的頭上，叫這些吃人的惡鬼一點灰也不剩下，但是不能，下面有老鄉們，那個老漢還在可憐地噓着氣呢。

「不能扔手榴彈，衝下去拚刺刀！」排長傳下去這個命令並佈置着。

火箸已經在火燄上發着赤紅色。

「同志們，衝呀！」排長一聲號令，幾十個戰士像猛虎一樣，一陣風都進了院子，李排長直奔那個鬼子軍官，但是一個高個兒的戰士却搶先了，這個戰士咬着牙齒，使盡所有的力量，朝着鬼子軍官的心窩裏一刺刀：「狗畜的，看你長的什麼心？」

李排長一看這高個兒是吳剛，心裏呀了一下。他想，爲什麼他要投入肉搏呢？！這個不聽話的孩子。爲了協助戰鬥，李排長緊挨着吳剛。

數秒鐘的時間內，五個鬼子就躺在血水裏了。當其餘的鬼子知道是什麼回事的時候，他們就

開始拚死的抵抗，鬼一樣的叫喊着。

院子裏鬧翻了，火堆踢的揚起來，窗格子（鬼子拆下準備燒火的）踩爛了，明晃晃的刺刀『乒乓地』響着，飛着。

崔大嘴緊閉着嘴巴，和坦克一樣衝散着敵人，將鬼子的刺刀撥的跳起舞來，他一口氣刺死了兩個鬼子。

吳剛的力氣不知從那來的那麼大，他的蒼白的臉上像崖石一般森嚴，他從鬼子軍官的心窩裏拔出刺刀來，向着旁邊的鬼子就刺，有一次，鬼子兩把刺刀朝他殺來，一把朝着他的臉，一把朝着他的腰，幾乎沒有法子同時招架，但是吳剛靈巧地一閃身，兩把刺刀從他衣服和臉皮邊過去，他順勢給一個站不住脚的鬼子一刺刀，鬼子『哇哇』了一聲。另一個鬼子收回刺刀，第二次向吳剛刺來，但是這傢伙却被吳剛身旁的李排長扎了一個窟窿。……

戰士們的衣服和刺刀上，都濺着敵人的血，不到三分鐘，院裏就平靜下來，還能『哇哇』叫的鬼子只有躺下叫喊了。

『同志們，把還活着的老鄉，通通救出去！不要怕困難和危險！』李排長低聲而堅決地說。戰士們都圍着死的和傷的老鄉們。

四個死屍旁邊的戰士們皺着眉頭，一個戰士連聲說道：『不像樣子，不像樣子……』另一個戰士說：『臉上也扎爛了，認不清是誰。』有幾個戰士捉住死者的脈，……無希望的搖着頭。

那兩個被燙得滿身紫泡的老鄉，脈搏極微弱地跳動着，幾個戰士立刻帶他們出去，戰士們聞到老鄉們身上烙焦了的氣味。

崔大嘴扶起那個呻吟着的老漢，另一個戰士把老漢的羊皮襖從院角裏拿過來。吳剛把老漢臉上的血揩去了一些，他驚訝了，叫：『噢，是王老漢呢。』吳剛他們這個班過去在王老漢院子裏住過，所以認得。今年秋收的時候，吳剛和崔大嘴們幫助老漢割了十五垧穀子，老漢喜歡得了不得，硬要他們吃飯，——還買了肉呢。……當時王老漢是一副多麼溫和的老年人的笑臉呵！……沒想到老漢落入敵人手裏後，被打成這個樣子了。

『鬼子，你們這些——畜——生，……』王老漢迷迷糊糊地罵着。

幾個戰士幾乎是同時說道：

『老人家，鬼子都死了！』

『我們已經給你老人家報了仇！』

『我們是八路軍！』……

老漢張開眼睛，嘴唇戰慄着，茫然地說道：「八路軍？……我做夢吧？……」在這個陷入鬼子窩裏被嚴刑拷打的深夜，他那裏想到能夠看見什麼親人呢？……

突然，王老漢的眼睛驚奇地閃着光。呵，真的，真是八路軍呢。這不是幫忙秋收的小吳嗎？這不是老崔嗎？……呵，這些親人，這些好子弟來了！在深夜裏，在這狼窩裏，他不再是孤零零一個人了。……他冰冷的心頓時燒起一陣溫暖，眼淚泉水似的流到血糊糊的臉上。……

就在這一霎功夫，對面山腰處的院子裏的鬼子騷動起來了——呱呱的吼叫聲，步槍聲，辮槍聲。

戰士們齊在預定的隱蔽地方集合，子彈從他們的頭上呼呼地飛過。每個戰士或者緊着自己的子彈帶，或緊着綁腿（因剛才一場血戰而弄鬆了），……積極地進行着另一個戰鬥準備。

王老漢高聲地呻吟着，他現在什麼都記起來了，痛苦地動着他的嘴巴，不接氣地說道：「呵，……孩兒們……你們來了，……」

李排長傳來出發的命令。崔大嘴揹着老漢，吳剛托着老漢的腰，另一個戰士肩上老漢的兩腳，他們和女人一樣輕輕地動作，生怕碰了老人家的傷口。

九個戰士當了擔架兵，其餘戰士們的責任更加重了，他個警戒在三個負傷老鄉的周圍，緊緊

地握着刺刀，在黑暗裏睜大眼睛。他們從女屍的旁邊摸過去。……

頭上皮鞭打的傷，胸口火箸燙的傷，……痛啦！王老漢從昏迷中痛醒了，他只想翻翻身或者蜷曲起來，但是不能夠，什麼東西把他拉住了，他用手摸一摸：嘆，子彈（崔大嘴身上的子彈帶），他似乎覺得自己在走動，……最後他清楚了，於是問道：「揩我到——那裏——去呀？……」

吳剛湊近老漢的耳邊輕聲地說道：「揩你老人家到陳家埠去。……」一陣猛烈的機槍聲蓋住了他的話。

王老漢一想，這怎麼能行呢，村裏敵人很多，而且打槍呢！……老漢急忙扳着崔大嘴的肩膀，着急地說道：「孩兒們，把我放下哩，……我……我要掛累你們。……」

「什麼鬼都不怕，老漢你靜一些！」崔大嘴扭過頭來說，熱氣從帽邊直冒出來。

……「轟！……」敵人的大砲叫開了，在對面山上開了花，聲音在王家莊的山溝裏回響着。

……「轟！」又是一砲。戰士們在灰白色的火光下，伏在地下不動，爲的是使山坡上的鬼子發覺不了他們。

吳剛望着離得不遠的敵人砲手，心裏罵道：「打吧，老子們在溝裏呢！」如果不是要掩護老鄉的話，他真想一槍把個那砲手揍死。

……『轟！』戰士們又臥下來，在火光一現以後，他們又前進。

王老漢忘了自己的傷痛，他再也耐不住了。他似乎覺得離他不遠的地方殺起來了，他盡他的力氣搖着崔大嘴的肩膀。和哭泣一樣低聲叫道：『快把我放下……快把我放下，我這死老漢算不了什！你們走——走吧！……』

吳剛不知道怎樣才好，他湊近老漢的耳旁，熱情地說道：『決不能放下你，我們死也要救你老人家出去！……』

傷口一陣刺骨的痛，老漢咬着牙齒，手從崔大嘴的肩上滑下去，他沒有力氣能夠阻止這些戰士了。『我們死也要救你老人家出去！』爲什麼要這樣哩？王老漢感激地嘆了一聲：『好孩子們——呵！』眼淚滴在崔大嘴強壯的頸頸上。……

當村裏的大砲向對面山頭打起來的時候，山坡上和溝口口上鬼子的軍事哨大吃一驚，他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回事情。……他們斷定：『八路軍已經到了村對面的山頭上了！情況是萬分急了！』但他們沒想到八路軍早已進了王家莊，爲了不讓八路軍從他們這坡口上和溝口打進王家莊，鬼子的軍事哨像發了神經病一樣地浪費着子彈。他們架起兩挺機槍來向着前面的黑暗地方掃

射封鎖着溝口。

隊伍走到了鬼子哨兵機槍子彈的旁邊，隱藏下來。在隊伍前頭的李排長，利用低斜下去的乾河床試爬着，嗖嗖的子彈在他的背上擦過去。他皺了皺眉頭，又退回來，在心裏說道：「戰士們是可以安全通過的，但是背上的老鄉就不行。」……

……不久，後面村裏的大砲停止吼叫了，機槍聲也漸漸稀下來，偶而幾響步槍聲，……前五分鐘是那麼熱鬧，現在就顯得可怕地靜寂。李排長是不喜歡這種靜寂的，他皺着眉頭想：夢裏驚醒的鬼子也許在王老漢院裏看清了是什麼回事呢。

「不能在這裏久等。」李排長揮了一下手，一邊轉回身來，摸到隊伍後面，他叫一班長、吳剛和其他兩個戰士過來，說着他的命令。旁邊的戰士們聽到李排長冷靜而有力的聲音：「……從正面接近比較危險，咱們從側面崖上爬上去，堅決迅速地消滅他們！跟我來。」吳剛和另外兩個戰士跟在李排長後面走了，臨走時，他們除自己帶的手榴彈外，還向其他戰士們要了八顆。……四個人很熟悉地摸到了那個土崖旁邊，這個崖約莫二丈高，坡度很陡，除山羊的足跡外，上面沒啦別的足跡，他們四人就開始在這上面開闢道路。……

李排長、吳剛們爬山爬崖是有了鍛鍊的，幾年來，他們白天黑夜，上山又下山。爲爭奪一個山

頭，他們與敵人不知肉搏過多少次，爲了消滅敵人，他們一口氣從這個山頭追到那個山頭，……偉大的呂梁山把她的兒子們教育的很好呵！

李排長第一個跳上崖，另一個戰士接着，……負傷了的吳剛也不落後。……他們四人向着機槍火舌的地方接近着。在離鬼子工事十五六米的地方爬下來，瞄準着鬼子的影子，從身後面解下所有的手榴彈來。

「轟！轟！……」一連串猛烈的爆炸聲。在敵人機槍工事後，冒出極大一團火燄和黑烟——比先前村裏敵人大砲開的花還大呢。在熊熊的火花中，戰士們全看見了李排長們四人張開的手臂和憤怒的眼睛。

等待着這個時候的一班長高興得幾乎跳起來，立刻指揮着耆老鄉的隊伍迅速跳過這塊小開闢地。

敵人的那兩挺機槍再也不會叫了。……隊伍後面只有步槍的聲音——另一個工事裏，幾個閻王爺不要的鬼子，生怕手榴彈落到他們的頭上，縮着頭，向着他們的側翼和後方瘋狂地放射。

在離王家莊十五里的地方，李排長們趕上了隊伍。……一陣快樂的波浪從後面一直傳到前頭

去，戰士們「嗡嗡」地傳說着：「李排長他們回來了。……」

李排長低聲地談着一個戰士爬近鬼子哨兵的死屍，拉出一挺機槍的故事。突然崔大嘴從前邊大聲喊了過來：

「李排長，都回來了嗎？小吳也……」

「吼什麼？……這傢伙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呢！」李排長抬起頭來罵着。隊伍到了這裏並不完全保險無事呀。

吳剛只想笑，他從隊伍旁邊走回自己原來的崗位。

「崔大嘴，崔大嘴，牛。……」吳剛低聲地叫。

「在這裏。」崔大嘴哼着，盡量壓低自己的嗓子。

「你爲什麼要和牛一樣叫喊呢？王老漢怎麼樣？」吳剛走近崔大嘴。

「王老漢在我背上睡着了呢。」崔大嘴笑着，走着大而穩的步子。

幾個戰士關心地問小吳的傷口怎樣，痛得厲害不？

「同志們，問問你們自己吧。」

「我們不像你，沒有負傷嘛！」肩着老漢的腿的一個青年戰士笑着說。

「殺死那麼多鬼子，你就不破一點兒皮，一定有負傷的，不過和我一樣，打仗打的什麼都忘了啊！」吳剛清朗的低低的笑聲在黑暗裏盪漾着。

……天空漸漸露出灰白的臉來，不久，東山上發出紅光，千萬條金箭射進藍色的天空，太陽在我們夜襲歸來的英雄們的頭上張開了萬年傘啦。

戰士們顯出了他們英俊的姿態，每個人的臉上閃着鋼鐵的光，帶血的刺刀尖割破早晨的冰風，迎風前進。……正如吳剛所說，同志們中間是有流血的，有的被劃破了臉，有的被刺傷了手……，但是這些負傷者很少注意自己的傷口，一個個昂起頭來，望着漸漸上升的太陽，望着寂靜而緊張的山川田野，望着山坡那邊銀光萬點的汾河。……

突然，東南邊天空上傳來了「嗡嗡」的聲音，一個影子從美麗的汾河上劃過，敵人的那架飛機出現了，戰士們一見就生氣，罵道：

「這個破鞋又來了！」

「到王家莊弔喪去吧，你們家昨夜死下一堆人了。……」

「嗡嗡嗡嗡，你頂個毬用！」……

轉了一個圈子，飛機就向着隊伍的方向飛來。

戰士們從來就不尿這架飛機的，他們叫它做「破鞋」，前天他們一連人行軍，飛機在頭上叫，他們就不停，只是分散而隱蔽地前進。但是，這次爲了老鄉們的安全，他們立即停下來，崔大嘴把老漢很快搯到一個溝凹裏，另外兩個負傷的老鄉也隱藏起來。戰士們分散到路的另一邊。

吳剛心裏燒起了怒火，好像陳來成在他耳邊說：「小吳，給咱報仇呵！」他向昨夜一塊爬崖的伙伴借來那挺機槍，然後飛快地跑到山坡頂上一個大石頭旁邊，把機槍向天空架着，他緊扣着扳機，低聲地罵道：「狗畜的，下來！這次沒有那麼便宜的事！」

飛機繼續在空中轉圈子，……突然衝將下來，「轟」的一聲，炸彈扔到另一個沒有人的山溝裏去了。……接着，這架爛飛機在山頭上拐了一下，沒有轉過彎來，却一條直線的溜走了。

『不要殺他！』

韓塞

舊曆臘月光景，大批隊伍從古北口一帶往西開。

這一天十七團的收容組宿在洞台村，收容組裏有十來個病號，有旅的民運幹事，還有特務連五班副班長郭桂生帶領着兩個戰士。

洞台屬樂平縣四區，這一帶都是新解放區，特務經常造我們的謠言，老百姓對八路軍還不大了解，地方工作也沒有基礎，臨時的村幹部就有好幾個是抽大烟的。郭桂生頭一天晚上向村裏要了擔架和牲口，第二天太陽老高了還不見一個人來，有的病號吃了飯都勉強走了，丟下了幾個病的在等擔架，郭桂生着急的跟着村幹部到處找人，村子裏一個人也沒有，一出村口才遇見一個年青的小伙子，剛問他村裏人那裏去了，那老鄉嘴裏支吾着：『我有點事……』回頭拔腳就跑，郭桂生追上去，連喊：『老鄉別跑！』可是老鄉跑得更厲害了，從大石頭後面，從坡坎子後面接

二連三的跑出了好幾個老鄉，沒有命的往村東山上跑，郭桂生火了，他一面高聲罵着，舉起小馬槍，朝天連放了三槍，想把老鄉們嚇住，槍是朝着上方打的，可是眼看着東山頂稜線上的一個老鄉應着槍聲滾下了山坡，郭桂生慌忙跑上山去，只見一個瘦瘦的面色蒼白的青年，倒在地上，槍彈穿過左腿，打進了小腹，血浸透了襯褲。郭桂生嚇壞了，他慌忙解開了自己的寬腰帶，把他的傷口綁上，朱幹事也趕上來了。

「是你把老鄉打着了麼？」

「是我，我沒想到會真的打着了他。」

把老鄉抬到了家裏，躺在炕上。他叫王華亭，二十五歲，也抽大烟，他的娘、小女兒、媳婦都圍在炕邊上。醒過來後，他抽了幾口大烟，喘着。十六團特派員帶着醫生，在路上聽到槍聲也趕來，發見了這個事情，就給王華亭打了一針，朱幹事把身邊帶的一百斤小米、六斤鹽、五百元邊幣給了他們，要求把華亭帶到宣化或是張家口去治傷，但是醫生斷定他的腸子受了重傷，恐怕來不及了。他娘也不願意他出去，朱幹事就帶着郭桂生走了。他跟老鄉說：「我們先回去，立刻回來辦這事情。」走在路上他對郭桂生說：「你用槍打老百姓，犯了法，現在應該把你綁起來。」於是，郭桂生被綁着了十七團團部。

團長知道了這件事情，對郭桂生說：「同志！小心你的腦袋啊！八路軍打死了老百姓還得！」政委也說：「你是個黨員，應該接受黨的處分！」郭桂生低着頭說：「按黨的紀律處分吧！」

第二天，旅裏就來了指示：「假定老鄉不死，送張家口治傷，另給撫卹費；假定老鄉死了，那麼送給撫卹費，買好棺材安葬，把郭桂生當場槍斃。」

可是王華亭已經死了的消息，也傳到了十六團團部。

旅政治部民運科楊科長，隨十六團檢查工作，他接到指示處理這件事情，就把郭桂生叫到屋子裏。

「郭桂生，我們八路軍打死了老百姓，是要償命的！」郭桂生楞楞的沒有一句話能說出來。

楊科長心裏打着轉：郭桂生平常作戰非常勇敢，有一次一個人繳到七條槍。入伍三、四年了，提拔當了副班長，戰士們非常愛戴他，他平常不大說話……但是現在他犯了不可饒恕的大錯誤，由於軍閥主義思想作怪，鳴槍嚇老百姓，結果真打死了老百姓。他想到這裏，嚴肅的說：「爲了人民利益得到保障，紀律必須執行的。」

郭桂生低着頭，他心裏一陣子難過。他看看科長的臉色，半天才囁囁着說：「該槍斃我，就

槍斃我吧！」

楊科長和十七團王副主任帶着兩個幹事會同了縣區幹部，一齊把郭桂生帶到洞台村，一進村一個老鄉就問：「你們跟那打死人的是一部份嗎？你們怎麼還回來啊？」

「我們正是回來處理這件事情的。」

老鄉們想不到當兵的打死一個老百姓，還把那個開槍的郭桂生綑綁着帶回來了，老鄉們都爲這件意外的事情驚訝着，全村都傳開了，華亭家裏也知道了這件事。

楊科長和縣區幹部召開了一個村幹部會。決定明天在本村召集附近四個村子的羣衆開大會，槍斃打死老百姓的郭桂生。村幹部們在會上反省了自己在幫助軍隊工作上的缺點，他們覺得自己沒有把工作做好，自己先跑，老百姓跟着跑了，才出了這個岔子。他們說這件事不一定這樣做，可是楊科長堅持了旅政治部的意見。

白天，郭桂生上華亭家裏弔了一回紙，行了禮，又被帶到馬槽邊綁着。村子裏的人們聽說明天要開大會，又看見郭桂生拴在馬槽邊，心想十成有九成是要償命了，這件事情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一個兵打死了一個老百姓，賠了錢不算，還要斃了他來償命。在往日，老百姓的一條命算什麼呢？村裏的人們都爲這件事議論開了。華亭死了，他娘哭了好幾天，她惱恨那個沒長眼珠

的人一槍把她的兒子打死了，可是一聽說就要拿打死她兒子的郭桂生來償命，她心裏有點哆嗦，好幾個老人們都到華亭家裏來了，她們坐在椅子上說話，他們說：「誰也沒想到這隊伍走了還會來，翻好大一個嶺啊！」

他們說：「那人呀！拴在馬槽邊不哼一聲，等着死呀！」

老鄉們三番五次的到馬槽邊來看郭桂生，送水給他喝，有的跑來要求鬆綁。

晚上，華亭的娘跑來找楊科長。她只有一個要求：「明兒開會千萬不要傷了同志的命，已經打死一個，就不能打死第二個。」楊科長說：「八路軍有八路軍的紀律，按紀律辦事情，不會有錯。」村副他爹，還有一個當過老總的老軍人也來求情。科長聽完他們的話，謝着他們的好意，但是說：「軍隊是老百姓的軍隊，打死了老百姓行嗎？絕對不行的！」

第二天下午，村公所院子裏擠滿了人，到會的有三四百，連樹上也爬滿了人。平常不敢出來開會的大姑娘和年青的媳婦們也來了。會場上擺着兩張桌子，前面放了幾條凳子，死者的家屬坐在凳子上，桌子的右前方留着一塊空地。大會上楊科長講了話，他說：「愛護老百姓是八路軍的光榮傳統，如果八路軍損害老百姓的利益，打罵老百姓，那就犯了大錯，如果打死了老百姓，那麼就該償命。」他宣佈了郭桂生打死王華亭的事情，雖然郭桂生是一個好戰士，一個戰鬥

英雄，但是部隊上鐵的紀律是不容情的，上級決定還是把他槍斃。會場上再沒有一個人說話的聲音，只聽見輕輕的嘆息聲。縣幹部也講了話，他說：「這是地方工作做的差，老百姓不應該怕八路軍，不應該受謠言的影響。幹部們不走人們不走，怎麼會出這件不幸的事呢？以後咱們好好幫助軍隊。」講話完畢，立刻傳達命令，把郭桂生拉出去槍斃。郭桂生被推到旁邊的一塊空地上，一個戰士拉開槍，頂上子兒，朱幹事也掏出盒子，站在一邊。

全會場的人們，霎時都轟的一下站了起來，華亭的娘先喊出來：「可不行，不要殺他。」因為站的過猛，她摔倒了，可是她用膝蓋在地上連走帶爬，上前抱住郭桂生，她大聲喊叫：「要槍斃他先槍斃了我吧！」華亭孀子也上前抓住了戰士的槍口，科長叫戰士堅決執行命令，戰士把華亭他娘拉開，準備射擊，會場的人都喊起來了：「不能！」村長首先搶上來，擋住桂生，他大聲的喊道：「這件事全怪我當村長的沒有當好，老百姓好好幫助八路軍，要是把他槍斃，那是一輩子的冤！應該槍斃我。」科長解釋主要的錯還是郭桂生，應該槍斃他。

一個老頭從人羣裏跑出來，他抖顫着說：「老鄉們！同志們！聽着我的：活了六十多了，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好的軍隊，鄉親們想想：八路軍可不是有意打死了華亭，這一下給了小米、鹽，還有邊票，頂聯合票十幾多萬，這還不算，隊伍翻開大梁到了四海，又從四海翻回來，爲了

什麼？爲了給華亭安家，還爲了要把這位同志槍斃在這兒，八路軍是真心誠意的償命來，這萬萬使不得！鄉親們！想想那兒找這麼好的隊伍去？跪下！求求啊！」他首先跪下來，會場的羣衆都跟着跪下來了，婦女們都啼哭起來，幾個年青小夥子不願叫用槍對着桂生，就上前把戰士和李幹事都推到牆角裏去。

華亭娘流着眼淚說：「不瞞你說，華亭是個懶漢，叫他挑擔水都叫不動，他抽大煙，去年就去二十畝子地，他死了算了，可是同志是個有用的漢子，爲什麼死了那個還要死這個呢？今兒個一定不能槍斃這個同志，要不然先槍斃咱們，叫咱看不見行了！」說完又哭起來了，全場充滿了哭泣的聲音，李幹事和在場的戰士也都哭了。

郭桂生在會場上，看見老鄉們哭啼啼的給他請求，他心裏就一個勁兒難受。他惱恨自己不該打槍，他對不起這一羣像自己父母姐妹般的老鄉，老鄉們在他身邊抓住他的胳膊，他總低着頭，眼睛定定的看着地上。

老鄉們這樣真誠的求情，如果要堅持下去，那就是違反羣衆的意志。同時只要當地人民能夠寬恕他，我們也願意教育他重新做一個好戰士。科長和幹部們商量了一下，大會赦免郭桂生的死刑。十七團王副主任、縣區幹部又講了話：要戰士深深的記住，永遠愛護老百姓，永遠記住八路

軍的光榮傳統，老百姓以後再不要怕八路軍，不要聽信謠言，人們都含着淚圍到了科長和郭桂生的面前，他們怕把他帶回去還會殺他，就立了一個全村的保狀，要求決免死刑，從輕處理。

華亭的家裏得到了一萬五千元的撫卹費。郭桂生又去弔了一回紙，他一走進門就哭了，以後他對什麼人都這樣保證：永遠愛護老百姓，對老百姓和氣。

八路軍的戰士，這樣勸華亭的娘：「他的兒子死了，不單是這回撫卹，就是今後有什麼困難可以找村裏解決，八路軍一定常常來看你，以後八路軍就是你的兒子。」老太婆感動的哭了：「同志，這麼着我不想他了，你們好，我就想着你們。」

郭桂生他們回到團裏，全團又開了軍人大會，教育了郭桂生。他受了處罰，三年褫奪公民權利，並且罰做苦工。

舊曆新年的時候，同志又想起了華亭家裏來了。朱幹事帶着二十斤豬肉，二十斤白麵，爬山越嶺到洞台村去拜年。他先同村幹部到華亭家，給他娘和全家拜年，問他家的生活，他娘說：「實在沒什麼困難，日子還挺好過，村裏也照顧的挺好，八路軍真這樣掛念我們，唉！……」又在村裏召開了一個羣衆大會，向全村的人民拜年，朗讀了拜年信，於是會場上喊着口號：

「我們和八路軍永遠團結在一起！」

以後，只要有八路軍背着被包經過洞台，立刻就有一老鄉圍上來問是那一部分的，親熱的招呼着：『歇歇脚吧！吃飯走吧！住下明天走吧！』並且訴說着郭桂生的事情。

「無任地帶」

倉 夷

團長帶着兩個排，半夜裏出發，到金牛嶺去打伏擊。

留在石片坡的一個連，還有地方幹部動雜人員幾十人，都交給特派員葛華同志負責帶領。葛華同志安頓着團長他們出發以後，就再沒有睡着覺，在蒿草舖的地上翻覆着，身上發癢，嘴唇乾渴，餓了一會，就又爬起來，到伙房裏去看炊事員們做飯。

大山谷裏今夜特別黝黑，站在小草棚的旁邊，都看不清小草棚的輪廓。葛華同志摸索着，找到楊新同志睡的地方，用盒子槍的槍把子敲着小草棚的棚架，低聲的喊着：

「老楊，老楊！……飯好啦，早點開飯，團長走時，叫咱們一早就轉移。」

「有了情況嗎？」楊新同志已經從蒿草堆上坐起來，擦一根洋火，點着早煙袋。

「沒有，團長說，這裏目標大，一百多號人，住了五六天，轉移一下好。」

楊新同志敲掉了銅煙袋頭裏的煙灰，扣緊衣扣，從草棚裏探出身來，隨後和楊新同志睡在一起的衛生隊長，供給處長都醒了。楊新同志抬頭望一望夜空，問葛華同志說：

「轉移到那裏？」

「到東坡。」

「很近，天氣還早呢！遲一會兒開飯吧！太早，都吃不下。」

草棚裏幾個人也喃喃着：

「沒有情況遲會開飯吧，天黑漆漆的，早着呢！」

於是，葛華同志也鑽進楊新同志的草棚裏。

小草棚的燭光滅了，伙房裏的火光滅了，大山谷黑洞洞的。

黎明前，小草棚上凝凍了一層稀薄的銀霜……。

葛華同志老耽心着要發生什麼事變似的，躺在蒿草上怎麼也睡不着。以前他也帶過許多隊伍，作過許多次的戰，但都沒有像今晚這樣耽心：「的確，應該迅速的轉移了，隊伍在一個地方住上五六天，還不移動，頭一次，笑話，真是缺乏敵情觀念！」葛華同志這樣思索着，思索着，就疲憊地合上眼，睡着了。

這裏是偽『滿洲國』熱河省的邊境，敵人用殘酷的燒殺所造成的『無住地帶』。

敵人實行着『集家併村』的政策，把沿長城線數十里內的地區，大小村莊全部毀滅了，連搭在深谷裏的小草棚，也都被放火燒掉，田地都不許種，讓它荒蕪着。把人們——大人，小孩，婦女，雞狗，都往平川的『人圈』裏趕去。村子燒剩的破土牆，也不讓它立着，把它推倒了。村裏的一切用具：鍋、盥、瓢、勺、炕席、掃帚，全被用大車載走，或者放一把火燒了。黑夜裏這大山谷裏吹出來的風，都挾帶着焦腥味。老鄉們從平地被敵人趕到山溝裏，從山溝裏被趕到大山巔，趕到半空裏了。那半空裏有萬年牢固的大石縫，有高入雲霄的大石崖，有久經戰火洗劫的長城上的烽火台。老鄉們反抗着敵人，不到『人圈』裏去，就隱藏到這高險的地方，和我們的隊伍緊靠在一起。

敵人集中着很大的兵力，日以繼夜的追擊着我們，要消滅我們。

曾經有一個時期，我們隊伍都沒有吃到一粒米，沒有喝一口熱的湯水。

我們被敵人包圍着，在一座大山上的樹林裏。

戰士們餓了，就在樹林裏找菓子。夏天，杏子還沒有成熟，一咬，連牙根都發酸。可是每個戰士，都用袖筒子裝滿着杏子，當做食糧。從小指頭大吃到核桃大，從生吃到熟。熟爛了，不能

吃肉，就搗杏仁。每個同志都胃痛，吐酸水，也沒法不吃它。環境好一點，弄到一點小米，也不能到山下去取水做飯，只能在早晨打一點樹葉上的露水，在小飯盒裏煮。到了冬天，有了糧食了，上山打游擊時，每人都能帶上乾飯團，但是山高天冷，飯都凍了，成了冰團。餓了想吃，就拿出來咬了咬，格達格達，光傷牙齒，不想吃，就又把它裝到布袋裏。

在最飢餓的時候，團長騎的一匹每天能走七百里的駿馬，也被戰士們拉去殺了。

我們的隊伍天天都得行軍。二十里，三十里。到一個地方，不管怎樣疲勞，都得拿上鐮刀斧頭，上山砍伐樹枝蒿草，修蓋草棚。不修蓋就沒有地方住。下雨天，草棚頂上漏，下頭流水，戰士們就在這上下是水的中間睡着。冬天，樹木都落葉了，野草都枯萎了，土地都封凍了，下着大雪，敵人還在追擊着我們。我們不能找到隱蔽的溫暖的地方，就在大山腰裏，每人掃出一個雪坑，蹲在這坑裏。大雪飄落着，戰士們都成了雪人了。塞外的淒冽的北風吹打着，樹木都凍得嘩嘩的響，我們的戰士動也不能動，腳凍痛得實在難以忍受，而且有些麻木了，就只有用手掌心的一絲暖氣，去握一握腳趾。

在最寒冷的時候，有一個通訊員，把老鄉放在半山坡裏的破羊欄的圍欄，弄到連裏烤火燒了。團長發覺了，就把全連集合起來，問是誰這樣幹的，應該受處罰。團長嚴正的告訴大家：

「我們寧願受凍挨餓，也不能侵犯老鄉一針一線的利益！」全連的戰士都低着頭，誰也不願說出那偷開欄的通訊員的名字，而願全連罰着立正。

今夜，戰士們都舒舒服服的躺在小草棚裏睡着，蒿草發着溫暖的熱氣。

黎明了，大山谷瀰漫着乳白色的濃霧。

突然，從金牛嶺方向，傳來了機槍聲。

葛華同志第一個出了小草棚，側耳仔細聽這噠噠的機槍聲。不像是在金牛嶺發出來的，而像是去金牛嶺的半道上發出來的，他心裏懷疑起來，準是團長帶的隊伍，在半道上和敵人遭遇了。他命令第一班，迅速上北梁上警戒，就吹哨叫伙房馬上開飯。草棚強烈的搖晃着，人們在奔跑着。

早晨的霧很大，三步左右就看不見人。第一班的警戒才爬上一個斜坡，山上的軍事哨就打了一個手榴彈告急。葛華同志又派了一個班，領他們趕快上山。他正在集合隊伍準備轉移，山梁上的機槍響了，敵人把我們上去的兩個班都打垮下來，而且用猛烈的機槍火力，向我們集合好的大隊掃射。他帶領着隊伍，讓一個排在後面掩護，向東坡轉移。穿進一片樹林，前面的人喊着：「前面有敵人了！怎麼辦？」隊伍正要向南穿溝下去，溝口也響了槍聲。部隊開始混亂，勤務人

員向四處亂跑，葛華同志站在斜坡上叫大家不要亂跑，怎麼也叫不住。

『有槍的集合！有槍的集合！』

葛華同志盡量使自己頭腦冷靜，他要把所有有槍的人都集合起來，選擇一條路猛衝出去。

『我帶頭，有我活也有你們，你們跟我衝，把不必要的東西都埋掉！』

隊伍又慢慢的連結起來，在樹林穿行着，四月的天氣，大家都穿着棉襖，跑了一陣，腿都出了汗，把棉褲貼在腿上。他們正走着，山坡上有人在喊：『在樹林裏，在樹林裏！』四週的機槍聲又叫囂着，子彈穿過樹林，樹葉卜卜的響，我們擔任掩護的一個排，就在樹林旁向離我們最近的一處山頭上回擊。但是我們的子彈很缺，不能很放膽的大量的射擊。一顆山砲彈落在樹林裏，爆炸開來，樹楂子飛濺到半空，有幾個戰士負傷了。

葛華同志和一個排在一起，向敵抵抗，掩護大隊退却。

大隊出了樹林，就是一段懸崖，有兩丈來高。電台的揹夫滿臉大汗珠，張着嘴巴喘息着，他加思索的就解下了揹帶，把電台機子順着懸崖一溜，丁丁東東的滾下坡去，跟着揹夫順坡一溜，也跳下了懸崖，後隨的勤雜人員，也都隨着跳下崖去。

供給處長年紀大了，他站在崖頂，躊躇的望着崖下的深溝。他參加革命很早，是吉林寧古塔

人，在東北參加了義勇軍，後來到綏遠墾區去，管財政，一清如水。站在他身旁的是短胖的衛生隊長，衛生隊長年紀也大了，近視眼，夜裏行軍都得有人扶着，過去在東北軍裏當醫長，度量寬大，從來沒有發愁過，傷兵們很喜愛他，因為他會講故事，會唱，會學狗咬，貓叫，會說笑。現在他們兩人都很疲累，坐在一塊大石頭的背後，手裏都握着盒子槍。

衛生隊長今日臉上有着憂愁。他對供給處長說：「今日敵人來包圍，一定人數不少。我爲革命服務了十餘年，現在年紀也老了，我倒不可惜性命的犧牲，只可惜活着時進步太慢！」

供給處長坐在地上出神，聽見衛生隊長說這些話，就睜眼他被風一吹就掉淚的眼睛，安慰着說：

「我們一定會找到一條路衝出去的！你要是腿酸，我扶着你走！」

楊新同志的臉孔發青，伏在一個土坑裏向山坡上射擊。他的臉頰上有一道傷痕，那是敵人的流彈打傷的。他望着那被太陽驅散的濃霧，對着葛華同志說：「堅決的幹吧，子彈打完了，我們再跳下這段懸崖！」

一會兒濃霧消散了，我們這片樹，完全暴露在敵人的砲火下。四面的敵人都向我們猛攻，排裏許多戰士都跑到葛華同志的面前：「特派員，我的子彈打完了。」「上上刺刀！」葛華同志

憤然的站起來，向機槍陣地走去：「向北面衝下來的敵人猛烈射擊！」機槍風一樣的呼嘯着，衝下的敵人都倒栽着滾下來。西面斜坡裏的敵人，已經進了這片樹林，南面的也上來了。衛生隊長和供給處長兩人就靠着背，揮着盒子槍向衝來的敵人射擊，一顆小砲彈飛過來，落在大石頭上，把他們炸死了。敵人已經三面衝進了樹林裏，一個戰士的槍沒有子彈，就拋了槍，向敵人撲去，抱着敵兵，一同滾到懸崖下去，機槍射手的兩腿受傷，被敵人捉着，楊新同志也被敵人捉住了。戰鬥結束了，在樹林裏，躺着我們許多陣亡的戰士和敵兵的屍首。楊新同志在到處探尋着葛華同志，怎麼也找不着。敵人包圍我們的隊伍陸續的在這樹林裏會齊了，順溝下去搜索，拐到這段懸崖底下，找尋我們所有跳崖的人，但是一個也找不到，只有那個抱着敵兵跳崖的戰士，兩手抱着那個摔死的敵兵在石頭旁躺着，瞪着兩隻充滿了血絲的眼！

晚上，在這「無住地帶」裏，老鄉們都忙碌地招呼着我們白天作戰負傷的戰士。

在半山腰一道大石縫裏，燃着火光像一顆豆般大的蕪油燈。一個滿身穿着破爛衣服的老漢，在石縫前的一片小平地上燒水。葛華同志就躺在這大石縫裏。葛華同志跳時摔傷了，被這裏老鄉救回來的，他不想喝水也不想吃，只是問這老漢說：「是不是你親眼看見的？沒有錯嗎？」

「沒有錯，縣長我還不認得？送冬衣，發救濟糧，開會，那會沒有他。他額上有一道傷，矮

個子，楊新同志，準是縣長。他也給敵人捉了，弄到我們村子前面，把他的頭砍了，屍體放在大石頭上，腦袋給提走了！他媽的，鬼子就不是人，簡直是禽獸！」

葛華同志只低聲的嘆息一下，沒有說什麼話，老漢却憤恨的罵了幾句。

小鍋裏吱吱的叫着。小柴枝的火苗冒到鍋的四周。老漢像回憶起什麼似的也嘆了一口氣，對着葛華同志輪的石縫裏說：「特派員，縣長死得真叫可惜，我到山裏給縣長送山藥，他還替我搭馱，替我倒山藥，還叫我到炕上坐，給我倒茶，端水，我這樣大的年紀，就沒見過這樣好的縣長。」

「敵人要殺他，他沒有說什麼話嗎？」

「沒有，跟他一起的一個戰士却說了話。那個戰士兩腿受傷，坐在地上，敵人把機槍架着，對他說：你們都是堅決抗日的八路軍，除了死，你們是不能投降的。現在就要打死你。你把被子蒙起頭來，免得害怕。這個戰士，嘿，他站了起來，指着那機槍說：我不害怕！我們八路軍戰士，大大方方的死在槍彈下是痛快的！你們打吧！我就站在這裏！……聽說這個戰士是個很好的機槍射手，姓什麼，我忘了。我心裏很難受，八路軍的同志就是這樣好，又偏偏死在鬼子手裏！」

老漢聲音有些抖顫，停了一會，他又說下去：「自從來了八路軍，鬼子都零丟了，今天丟幾個，明天丟幾個，鬼子，越鬧越少，慢慢就會把鬼子打出去。我的兒子這年開頭幹這個（八路軍），我可不願意，整天找他，還想打斷他的腿呢！哼！現在，我明白了！當八路的都是好小子！我看破這世界了！」

葛華同志兩眼含淚珠，鐵石的心腸都碎裂了。老漢給他端進熱騰騰的米湯，他怎樣也喝不下。

葛華同志參加革命隊伍十三年來，這是第一次的落淚。他心裏越想越難過。我們的隊伍從小小的游擊隊慢慢的拉長成主力兵團，根據地也由飄浮無定而慢慢的紮下根。我們用多少同志犧牲的代價，建立起這塊「豐灤密」根據地，使我們冀東和平北連繫起來，使我們向東北挺進有着穩固的前進陣地。現在呢？我們受了重大的損失！

十三年來，葛華同志親身經歷着許多大大小小苦難的世事。他都沒有這樣難過。在隨着紅軍長征的日子，他還是一個十六歲的小孩子，紅軍裏嫌他年紀小，不要他，他又不能回家，因為國民黨正在蘇區殘殺着人民，他就在隊伍的後頭悄悄的跟着。沒有鞋，他一路揀碎布，到一個地方休息他就用水洗，曬乾，捆成小捆揹着走。到一個地方休息，就自己打草鞋，穿着它又跟着前

進。他隨着紅軍過了七十多道大河，冬天河水冰凍了，他的腳都凍黑了，生了許多小瘡，走不了路，別的戰士架着他的手臂走。餓了，見東西拿起就吃，睏了，見地方就躺，有時就睡在泥叢堆裏。過草地的時候，都要按路標走，一走錯就會陷到大泥坑裏去，只露一個腦袋，誰也不能去救，張嘴喘氣一會，就會死去。半夜裏常有幾個人靠樹燒火烤手，這是病號，第二天這地方也有人死去。過秦嶺的時候，每個人都得帶一把草。嶺很高，上了嶺，下大雪，找不見人家，就在雪地裏睡，第二天被子都被雪封凍了，誰都起不來，用鎬把雪刨開，人們才能起來……。

所有這一切自己的苦難，自己都可以忍受，但是革命的損失，他感到莫大的痛苦。在這石縫裏他整夜沒有睡，他盼望天趕快天亮，他盼望着老漢的話最好不是事實。在石縫口剛露一點灰白的光亮的時候，他就把老漢叫醒，領他去找楊新同志等人的屍首。他們到了村裏看見楊新同志的屍首還放在石板上。他叫老鄉把這屍首埋了，就沿着溝走，一路上盡是撕破的衣服，砸碎的槍枝零件，還有一些撕成碎片的日記本，在一個大石板底下，摔死了十多個戰士，旁邊還有一堆子彈，有幾個戰士正在那裏埋人，葛華同志要去看看，老漢說不必看了，就領葛華同志到一個小莊上。休息了一會，就到近村的一片樹林裏去找團長。團長帶着一個排，在半路上和敵人遭遇以後，就轉移到這裏。

葛華走進樹林，見到團長和所有的戰士，就眼淚滾滾的滴下來。他難過的說：

「縣長，供給處長，衛生隊長，幹部，戰士，都大部犧牲了！我沒有盡到責任！我願意受任何處罰，那怕撤職槍斃我都可以！」

「同志，你太激動了！」團長的嘴唇抖顫着，面部在痛苦的抽搐。他咬了咬牙，望着葛華同志的眼睛：「同志，老虎也有打盹的時候，失敗，用不着難過，也用不着灰心。我們也打過埋伏，也消滅過不少敵人！這次損失是個意外，是個大意，不是真正堅持不了！這個大意的過錯，責任應該由我來負。我不應該讓隊伍在這裏駐得這樣久！」

葛華同志坐在大石上，低頭沉思。

團長派了一個偵察員下山偵察山下敵人的動靜，以後就自言自語似的說：「我還有信心在這裏堅持下去！敵人要把這地方造成『無住地帶』，我們就不能讓他！多少苦難我們沒有受過，這小小挫折，嚇不倒我們！」

有幾個戰士揹着槍，走進了樹林。

團長把大隊集合起來，向大家講了講話，鼓勵了大家。團長說：「今晚我們就宿在這片樹林裏。看天氣就要下雨，大家找一些石縫躲一躲，明天我們再搭草舖。」戰士們都餓着肚子，爬

進那陰冷的石縫裏。石縫都佔滿了，有些戰士就躺在樹蔭下。

團長每到這種緊急困難的時候，就更加愛護戰士，特別和氣。許多勞作，都是他自己幹的。他找好了一大堆松枝，點着了火，借着火光，寫了一封信，交給葛華同志說：

「我的頭有點暈，自己寫了什麼都不知道。這是給分區的報告書，報告這次事變的經過。你給我唸唸，看看有沒有唸不成句的。」

葛華同志接過信，在火光的照耀下讀完了它。在火光裏，他讀着這封信，手都抖顫着。他覺得團長自己責備自己非常嚴格，而沒提到一句責備別人的話。葛華同志摺好了信，裝到信封裏，交給團長說：「團長，你相信我：我會在這裏堅持到底的！」

東南角的山後濃雲密霧風湧着，夾谷非常陰暗。雨點開始下得濃密，樹林裏的雨滴答着。戰士們來找團長和葛華同志說：「下了雨，到石縫裏躲躲雨吧！」團長說：「你們都躲下嗎？你們先躲吧！我們就在這塊石頭上睡吧！」四野的雨聲漸漸大起來，樹林裏遍地都是雨水，鞋子全是水，團長和葛華同志躲在一塊石板上，頭上合蓋着一塊油布，全身就讓大雨淋着。在「無住地帶」裏，我們的隊伍又很快的壯大起來……。

八面山中

陳祖武

——南下日記兩頁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四都圩（湖南桂東縣屬）——八面山，行程七十里）

從衡山南灣出發，一星期以來，都是強行軍，天天受到敵人的前堵、後追、側擊……。

此刻已經下一點了，外面下着很大的雨，我們睡在一間荒涼的祠堂裏，戰士們在隨時準備戰鬥的命令下，亂七八糟的躺在門板上、地上、神桌上，臂膊上繞着步槍或機槍，甜甜的安睡着。有的人衣服上還滴着水呢！桂林部（二支隊代號）一個連被敵人切斷了，還沒有回來。團長不時的冒着大雨，焦急的走到外邊去，叫司號員吹着連絡號。

我燒起一堆柴火，裸着身子，烤着濕透了的衣服。兩點鐘，團部一個偵察員回來了，渾身是水，他靠着篝火，講着昨天傍晚的戰鬥：

「我和歐洲部（一支隊）一個偵察員，提着槍進了四都圩街上準備打房子宿營，當時下着很大的雨，走到街中心才發現街上已經住了敵人，當時要向回跑已不可能了，我只好上去同一個站在屋簷下的軍官敬了禮。他問我是那部份的，我說是××師，他很驚奇的說：「據說你們明早才能趕到，想不到這樣快就到了。」奸匪」王震部我看最快要明早才能到呢！雨這樣大……」

「他又告訴我，他們是長官司令部的工兵團，街上住了一個營，我們前進的道路都被他們隊伍堵住了，我說：「我還急着去打房子，少陪了。」敬了個禮，大步走出街去，想轆回去通知部隊，停止前進。真該死，先頭部隊已進了街，一個連都已從街上通過了，連長有些心慌，摔了一交，兩個敵人還出來扶起他，說：「辛苦了！」後面部隊知道街上有了敵人，沒有再前進，從兩側去包。敵人發覺了，也向來路大山上退去，過河時，被我們打死許多在河裏，團長差一點給抓住了。但我和那個前衛連却被另一股敵人切斷了，伏在山溝裏淋了半夜的雨，才找着一個嚮導帶回來，摸了十幾里路，過河時有幾個同志被大水冲走了。回來時又碰見一股縣政府游擊隊，娘寶辰，情況嚴重極了，到處都是敵人……」

他說着說着就靠着柱子睡着了。我的衣服還沒有完全乾，也倒在篝火邊的門板上睡着了。也許還沒有睡到一小時，又起來吃飯。記不起是那天洗過的臉，更談不到刷牙，口苦得很，疲憊得要

命，吃不下。但一出發就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吃到第二頓呢！我用手巾包了一包飯，吊在腰帶上。在黑暗中摸了一段路，進入八面山，天才到黎明，後面不斷傳來『前面快走！』一定是敵人的追兵，又將接近我們的後衛了。

不斷的上山下山，每上一個大山前，許多人都想，那邊一定是個平原吧！但到山頂一看，那邊又是個更高的山，除了頭上的一塊藍天，都是無窮盡的連綿起伏的山峯，真是名符其實的八面山呀。要走很遠很遠才能碰見一兩間茅屋或用杉樹皮蓋的屋子。好幾次企圖從山溝中走出去，但每一個出口，都給敵人堵住了。甚至碰見這樣的事情，隊伍從中間掉了隊，前面上了那邊的山，後面的還沒有下這邊的山，而敵人却從山底下的山溝中通過，讓他過完了，我們再前進，而敵人後衛看見我們，嚇得向後轉了。

中午我餓的很，到一間茅屋裏去炒自己帶的飯吃，老百姓跑了。我正在炒飯，一個人進來問：『這家老闆呢？還買得到飯麼？』我也沒有抬頭看他，正在忙手忙腳的又炒飯又燒火，又怕隊伍過完了，有些着急的說：『有飯還等你來買，早光了。』『給了錢沒有？』我抬頭一看，是司令員站在我前面，我有些臉紅的說：『飯桶裏有一大堆票子呢？一定是給了錢。你吃點我的飯吧！』他笑笑搖搖頭，出去了，到了門又轉來：『你出來把門帶上，用粉筆寫上：這家老闆』

不在家，同志們不要進去！」我答應着，臉上在發燒。臨走照司令員命令做了，還留了二十元柴火錢。

下午，天氣突然轉冷，羣山迷漫在濃霧之中，灰白色的雲朵，在我們腳底下山半腰飛速的奔馳着。真是騰雲駕霧。一會傾盆大雨下來了，山路變得泥濘不堪，上山的時候，硬是抓住樹枝往上爬。許多人的鞋底磨穿了，許多人打着赤腳，有時道路被山洪淹沒了，有的同志赤腳碰在鋒利的石子上，臉上起着一陣痛苦的痙攣，痛得口裏唧唧叫着！一拐一拐的走着。那些腳腫生瘡生病的同志們，也在大雨中淋着，拖着酸澀、疲憊的身子，咬着牙掙扎前進，只要有一口氣，他們就要前進一步。

王鬍子（戰士們都歡喜這樣叫司令員）一隻腳打着赤腳，一隻腳的鞋子開了個大口，偵察隊政委把草鞋脫給他，他拒絕了：「你有很重要的任務，還要出去偵察，我不要緊。」宿營時，分到他一間房子，他也拒絕，自己找了一間牛欄。「房子讓給戰士們好好休息，他們明天將擔負激烈的戰鬥任務。」

我們團部，只分到一間茅屋，就是像沙汀魚一樣排起來，也睡不下的，戰士們都在樹林裏、河灘上露營。×營睡在小溪邊沙灘上，有的用杉樹皮、竹枝、劈柴鋪在底下，大家緊緊擠在一

起，許多人衣服都是用身上熱度烤乾的。

早上四點鐘吃的飯，到現在一直沒有吃，餓得很了，許多人在吃着生米、生南瓜。一個營只有兩口鍋，飯一時做不出來，輪流的使用着。

我和連長在灶邊烤衣服，通訊員送來司令部一道命令。是這樣寫的：

「明日（二十日）四時出發，充分作戰鬥準備。」

你們是全軍與東江縱隊會合開闢道路的先鋒，我們要勇敢的衝出敵人的重圍，堅決與東江縱隊會合。要宿營，要吃飯。希望生存，希望未來，勇敢前進！衝！衝！衝！殺！殺！殺！毫不猶疑，堅決執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是毛主席的！

王震於八面山中
王首道

連長穿着沒有烤乾的衣服，匆匆地走出去，叫醒了一排長，細聲地告訴了他一些敵情以後，命令他：『到對面大高山上再放出個排哨。』排長叫醒了弟兄們，只說了句：『放哨，走！』他們就消失在黑暗中了。在這樣極度疲勞、飢餓、寒冷中，他們接受命令那樣的單純與迅速，深深地感動着我。

在一棵大樹底下，我的上身睡在一個直徑三尺寬的晒筐內，兩隻腳放在兩塊劈柴上，而有一

半是屬於連長的。這個幽靜寒冷的山谷裏，在纏着潺潺流水聲的小溪邊，在這從死亡圈裏突圍的前夜，爲了暖和些，我和連長緊緊的擁抱着甜蜜的睡去。

（二十日，行程八十里，日夜行進在八面山中）

天空還閃耀着星星，就出發了。

仍然是上山下山，雨、泥濘的道路、飢餓、疲乏、瞌睡……。有的單位從昨天早上吃了飯，到現在還沒有吃第二頓呢？道路比昨天更難走，有時從水溝裏，草叢中鑽着。從望遠鏡中，可以看到左邊高山大路上的敵人也在前進。

上到一個最高，樹木叢密的山頂上，在一塊大石頭上，不知那個宣傳員用紅土寫了四個大字『××奈何？』

在死亡和飢餓威脅的情形下，人們却常常談論這樣的問題：革命成功後，怎樣處置那些反動派？一個戰士說：『革命成功後，我要那些大肚子老爺們去開地，爬大山，我看拖不了幾天，就會把那些王八禽的拖死的。』我們戰士的心，畢竟是善良的。有時也爭論北方好還是南方好的問題，有的戰士說：『教導員過去吹牛皮說南方怎麼怎麼好，原來都是這樣的鬼地方。』教導員故意和那個戰士開玩笑：『不好你爲什麼出發時哭着要來呢？』那個戰士惱了：『爲什麼要來，雞

巴毛，不是爲了革命，打日本人，請我還請不來呢……」

走到半下午，休息做飯吃，雨愈來愈大了，我們只好在雨中淋着。

一路抓到好幾個俘虜，王鬍子和他們在一棵大樹下談話。起初，他們有些害怕不安，王鬍子給每個人一根紙煙，當燃起煙以後，他們談話變得自然起來了。一個樣子很老實的俘虜說：

「我是工兵團的，從來沒有打過仗，這次上級說，一定要打，打不好回來就槍斃。說你們從北方拖到這裏，都快拖死了，又吃不上飯，這次一定會把你們消滅在這個深山裏呢！上級還說抓到一個北方人賞一萬，南方人賞五千呢（南方戰士多是後來參加的）……」

旁邊一個背機槍的北方戰士咆哮起來了：

「你們這羣王八爺的，打日本的時候夾着尾巴從北方跑到貴州，打自己人倒狠起來了，老子槍斃你……」

那個俘虜臉色蒼白，哆嗦起來了，王鬍子制止了那個戰士。另一個俘虜說：

「訓話的時候上級也這樣講的，可是下邊我們連長說，打個鳥，人家從延安帶了一種藥丸子，吃一顆可能三天不吃飯，一天行一百八十里呢！……」

問了敵情以後，王鬍子放他們回去。我們戰士們對那些俘虜說：「回去告訴你們的什麼狗禽

的×官長吧，說「奸匪」多得很呢。叫他再多開些兵來，來咬我們的雞巴吧！……」

一個被俘的排長連忙立正說：「是！是！是！」引得戰士們大笑起來了。

接到司令部的命令：擦洗武器，準備戰鬥。買到什麼吃什麼，要多少錢給多少錢，注意羣衆紀律，燒掉所有祕密文件。高度精簡行李與丟掉牲口，顯然地，情況是萬分嚴重了。

我沒有什麼可精簡的，除了穿在身上的一身單衣，一條破被單外，還有些文件（評中國之命運、論聯合政府、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佈告）。重要的是我的鞋底磨穿了，我把今天路上拾到的一隻破鞋底弄成兩塊，就坐在雨中補起鞋子來。以後，我檢查了一下應該燒掉的文件，檢查了兩個手榴彈引線。一切都準備好了。現在唯一的希望有一頓飯吃，在這個深山中，人家這樣少，有什麼希望呢？可是，一會兒，鬼知道上士同志，怎麼弄了一擔飯送來了，還有辣子炒白菜，戰士們向他們歡呼了。我用我的三用毛巾（洗臉、擦腳、包飯）裝了飯，飯上是菜，兩隻手扯着毛巾頭有味的吃起來，而飯常常弄到鼻子裏去，雨下得更大了，雨水滴到飯上，但我生來沒有吃過這樣有味的一餐飯。

前衛部隊在一條山溝裏集結，王鬍子來了，戴着一頂像鋼盔一樣大的箬笠，渾身是水，很久沒有剃的胳膊鬍鬚，像一叢毛草，上面還滴着水點，打着赤腳。臉孔是嚴峻而痛苦的，但是眼睛

却射着堅決的光芒。他沉默的看了戰士們一下，咬了咬牙，用激昂的聲音講話了。

「同志們！國民黨反動派要把我們消滅在八面山裏了，你們說怎麼辦呀？」

「打出去呀！」戰士們的回聲像春雷一樣，舉起了他們底槍。

「對呀！打出去！」他舉起了拳頭，「任何敵人從來佔不到我們的便宜呀！」向前走了兩步，用較低充滿了感情的聲音說：「我們這些背七斤半，背吹火筒（指槍）的人，最少的也幹了七八年了，我們歷盡了人間的艱苦，犧牲了許多親愛的同志，我們在走着一條痛苦的、血的道路，中國老百姓所受的苦難都集中在我們這支隊伍身上表示出來了，這一切是爲了什麼呢？」

他的聲音又高昂起來了：「一句話，就是要使全中國老百姓翻身。我們是中國人民最優秀的兒女，中國人民一天解放不了，即使環境比這更苦，鬥爭更殘酷，我們也要堅持幹到底。」

他站到一塊大石頭上。「今天晚上有夜行軍，路難走一些，但是只要鹿能走過的地方，我們就可以走過去，鹿走不過的地方還是要過去，我一生只有一個信念：「前進！」準備好你們的手榴彈，碰巧就打。伙夫同志，用你們的扁擔打呀！」他笑着揮揮手：「前進！」

前衛團章政委跑出來：「沒有什麼多說的！兩個字：走！打！兩路！前進吧！」……

王鬍子今天常常拿出毛主席照片來很久凝視着。此刻他想着什麼呢？是不是想起了離延前毛

主席講的兩句話：「前進這遠，困難甚多？」還是在想毛主席把這批親手訓練出來的幹部和戰士交給他，而今天，你想想看，在連續一萬多里路強行軍與戰鬥後，被敵人八個團包圍在深山中；有的單位兩天沒有吃飯了，雖然他相信他底英雄們能打出這個重圍，但總還懷着一些多餘的擔憂呢！……

黃昏，王鬍子和前衛團長找到一個老漢問路線，那是個眉髮皆白長着長鬍鬚的老漢，像一個傳說裏的神仙。王拍拍他底肩膀：「我們是毛澤東的隊伍！」老漢說：「我懂得你們，知道你們是過去紅軍。你們要從涼水口打出去，××親自帶了兩個團在等着你們呢，周圍都是國民黨的隊伍，你們知道麼？」他用意味深長的眼光看着王鬍子，王鬍子和他研究起路線來了，他像一個軍事家一樣回答問題，最後他說：「只有從××翻大山，經過××，××……，還有一條小路，從那裏突圍危險少一些。」前衛團長興奮的記着他說的地點，高興得把派克鋼筆也丟在老漢的桌上了。老漢親自給我們帶路。

王鬍子問他：「你怎樣知道我們是過去的紅軍呢？」他摸着長鬍子，說：「我過去參加過蘇維埃，在這一帶打過好幾年游擊呢！可惜沒有福分見見毛主席。」王鬍子把照片給他看。問：「老漢，我們衝得出去麼？」老漢說：「那要看你們的福氣了。」王鬍子用充滿愛情的聲音，指

着毛主席的照片說：「憑着他，我們一定可以衝出去的。」老漢點着頭，微笑着。

夜行軍開始了，在硬是張口不見牙齒、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我們用試探摸索着，在崎嶇山路上前進！有時走到墨黑森林裏，有時走在草叢中，開始，不知前面爲什麼老停下來。這時，我們坐在雨中打瞌睡。我空着手，走起來還非常吃力，真不知那些背着沉重武器的戰士們，怎樣通過了這些可咒罵的道路，他們中間常常有人被石頭、樹根絆倒了，爬起來咒罵着。

半夜，感謝上帝，月亮出來了，路也好走些。前進行列在寂靜無聲地疾走起來了。儘管是處在生與死的前夜，而我還是打起瞌睡來了。眼皮愈來愈張不開，只要前邊有一分鐘停留我就會靠着一塊岩石，一棵樹，或前邊人底背包睡起來。許多人都這樣。我常常的掉隊了，後面人惡狠狠的咒罵着，我狠狠地扯自己底眼皮，扭自己底臉孔，大腿，甚至揩點萬金油到眼睛裏去，但一會還是瞌睡起來，覺得兩腿發軟，頭發熱，我相信當時讓我像豬一樣睡在泥潭裏，也會倒頭就着的，後來，我前邊一個人差一點滾到山崖下去了，才把我的睡神驅走。

記不清翻了多少山，我的腦子疲憊得變成一片空白。許多腳腫，生瘡，拉痢的同志們，咬着牙，撐着腰桿子，用艱難的步子一拐一拐的前進，有些人躺在地下不走了，指導員政治工作人員去背上他們底槍說着各種鼓勵的話，扶着他們前進。一個背輕機槍的戰士，他的大腿生了一個大

瘡，一腳流滿了膿和血，他走一步，叫一聲，最後他躺下來，對指導員說：「指導員，我實在走不動了，給我兩個手榴彈，讓我和敵人死在一起吧！」指導員說了許多話，把他全部東西自己背上，他還是不走，指導員生氣的說：「你就留在這裏去投降敵人吧！」他一個人走了。那個戰士掙扎爬起來，哭叫着：「指導員！你等等，你侮辱我，我是個共產黨員！」他又走一步，叫一聲的前進了，原來指導員在前面轉彎處等着他，知道他會來的，又扶着他前進。

最後，走下一條大溝，我也許從這裏出去了吧！但又折回來，那個口子也給敵人堵住了。後來上個二十里大山，月亮下去了，道路又難走起來，走到一個斜度很大的山路上，走在我前面的一個挑夫連人帶挑子滾下山崖去了。我和指導員好久的呼喚着，用兩付綁帶結起來放下去，鬼知道那個山谷有多麼深，得不到一點回音。我們試着從別的路彎下去，但都是峻壁，上面都是些動搖的石塊和茅草，而隊伍在飛快前進，在黎明前要搶渡一條河流，和一個關卡（敵人四個團正向那個卡子合攏來），而我們在那小路又妨礙別人前進！我們只好把五千元縛在綁帶上放下去讓他去碰運氣了。

我們底尖兵剛踏上橋頭，就與敵人遭遇了，黎明，激烈的戰鬥打響了……

一九四六年

五日秦嶺

楊思明

第一日

從老百姓的口裏，我們偶然探聽到，現在向北我們已經快接近秦嶺的邊緣，向西我們已接近太白山。

快中午的時候，隊伍沿着一條山路向下走，忽然隊伍停了下來，大家坐在路旁休息。

經驗告訴大家，這是前面又有了敵情的徵兆。果然，沒有多久，團長、政委在一度商量後，把隊伍帶着向左翼的山上走，山很高，路很小，後來就完全沒有路了，全靠偵察員同志拿着鐮刀，砍出一條路來。

上了山的最高處，我們可以看出敵人的據點，但是敵人還沒有發現我們，我們以習慣了的機動靈活的動作很快的朝着山下移動。

一下山，隊伍又朝着左邊的山路上走，正在這個時候，槍響了——敵人發覺了。不礙事，我們警戒部隊早在山上等候他們了。槍聲愈來愈密，隊伍依然照着既定的路線走。

上了一個山，發覺山下又有了敵人等着我們，這時天色已不早了，一整天沒有吃飯，看樣子是非得要改變一下路不可。

在極短的時間內，在首長們慎重考慮之下，隊伍又朝着一條出敵人意料之外的路線前進。

天色已經黑了，滿天是陰雲，最初走的還是比較像樣的路，沒有多久，路也沒有了，只是一條通山上的亂石水溝。這樣黑的天色，在這樣難走的路，要肅靜是不能的了，前前後後到處都是「朝那裏走！」「這裏來！」聯絡的聲音。

路越走越難走，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隊伍走得很慢，大家靠得緊緊的，後來幾乎是手拉着手摸索着前進。

大家早就就心着的大雨終於來了。這時隊伍是在半山上，一下雨，山溝裏到處是水，路就無法走，隊伍只好停下來。

飢餓加上疲勞，使人顧不得周身全濕，也顧不得滿地是水，許多人就倒在地上睡着了。

在這沒有人的深山野溝裏，在大雨滂沱之下，我們這一夜就這樣咬緊牙關，忍受着飢餓和寒

冷，期待着天明，預期着天色一明，我們好繼續我們的長途行進。

第二日

天明的時候，雨也停了，雲也散了，大家擰乾了衣服上的水，站起來又走。

快到山頂的時候，太陽見面了。這時大家冷得發抖的身體才在溫暖中恢復過來，肚子雖仍然飢餓，但也終於爬上了山頂。

上了秦嶺，使我們失望的是，周圍幾里路依然看不見人烟，在這裏吃飯休息是不可能了。

隊伍繼續前進——順着一條下山的小路前進，這時大家又有了新的希望——下山可能有人家，但突然的事件又發生了，前面偵察隊，捉住了敵人一個排長和五個兵，繳得許多子彈，但是從俘虜口裏，我們知道前進的道路上又有了障礙——嶺口子到了敵人一個團以上的兵力。

搗飯是大家眼前最迫切的需要，於是隊伍又返回另一條路找地方做飯。走了十幾里路，才看見有幾家獨立的木棚子，這恐怕就是這山裏人烟最密的地方了。

一營人只分得一個木棚子，裏面只有一口不大的鍋，糧食總算還有一點包穀和山藥蛋，在這

種情況之下，我們的老辦法就是，架起火來燒包穀和山藥蛋。

圍着幾堆熊熊的烈火，我們解決了我們的午餐。

午飯後在樹蔭下躺了一會兒，接着又出發，朝着另一條下山的路前進，但是沒有多久，發覺這條路的口子，又被敵人佔領了。

天色已經接近黃昏，首長們最後決定休息一夜，明天再走，於是我們又回到木棚子裏，燒起包穀和山藥蛋，在露天下鋪起稻草，美美的吃了一頓，甜甜的睡了一覺。

第三日

接連在山地裏，水溝裏行軍，水混着沙子，把大家的腳都磨爛了，特別是上山下山的時候，許多人一扭一扭的樣子非常可笑，所以我們總愛開玩笑的，把走路說成『扭秧歌』來。

天不明，我們又『扭起秧歌來』，今天我們是朝着昨天捉俘虜的那個嶺口子走，估計敵人在這些人烟稀少的地方是待不久的，只要他們不發覺我們，可能他們今天要移動的。

因為單位宿營地離得遠，再加上通訊聯絡偶然的失誤，我們的三營遲了一點多鐘才趕上隊

伍，他們從後面帶來的消息，是敵人追上來了，並且和二營接觸了。

這時前衝部隊已到了嶺口子，發現嶺口子仍有敵人佔領着。我們走的是一條順溝下的羊腸小道，兩邊是高山，不能翻山繞路走，隊伍立刻陷於不利而且危險的地位——『前有擋將，後有追兵』。

有鋼鐵般的品質，才能稱爲鋼鐵的隊伍，今天是考驗我們品質的時候了。

二營的掩護打得很好，尾追的敵人遠遠跟着幾乎不敢靠攏。隊伍在山溝裏停下來。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掃除前面的敵人，這重大的任務，交到一營身上。

槍聲、炸彈聲一齊響起來；沒有多久時間，一營就佔了出口左右兩邊山頭，他們一面追擊潰敗的敵人，一面用火力壓倒對面山上封鎖我們的敵人火力。爲了不耽擱時間，團長政委就在這時候，帶了隊伍向外面衝出去。

一出嶺口，是一條小河，從嶺口到小河要下一個一兩丈高的陡坎。這都是在對面山上的敵人力極有效射程之內，過了河，才算是掩蔽地帶。

敵人的子彈不斷的打在岸上和水裏，土和水花常常濺到身上，但是隊伍仍然勇氣百倍的衝過了小河。又順着河走向右邊的山溝裏。

沒有走多久，一營帶來了捷報——這一次不但擊潰了敵人一個營，掩護部隊完全通過，並且還繳了輕機槍。

翻過了一個二十里路高的山，在黃昏中，我們宿營了。

仍然是一個營分一個木棚子，大家仍然是露天睡覺，燒包穀和山藥蛋當晚飯，可是天公不作美，半夜下起大雨來，衣服濕了，弄得大家哭笑不得。

第四日

兩點多鐘的時候——雖原定出發時間還有一個多鐘頭，但是敵人的機槍聲和砲聲又「找麻煩」來了。

下着大雨，路非常滑，一不小心就跌一交，天黑，看不見路，常常因為走岔了路又返回來。所幸敵人在我們掩護的部隊稍稍回擊一下之後，就不敢前進，我們也樂得揚長而去了。

天亮時，雨停了。我們以很快的速度沿着一條小河前進，越走路越好走，人煙也較多了，從老百姓口裏知道只要翻過前面三十多里路，再向前就是平原——這大大的提高了大家走路的興

趣。

夕陽西下的時候到了山頂，又飢餓，又疲勞，但是向前一看，大家高興得什麼也忘記了——平原就像在我們脚下，一望無邊，實在令人迷醉，渭水遠遠落着夕陽的閃光，上面罩着一層烟霧。

用什麼詞句來形容這種從深山裏出來的人對平原的喜悅呢！

這一夜我們就在這看得見平原的山頂上安靜的宿下營來。

第五日

三點鐘，我們在月光下出動了。

已經是秋天，特別是在山頂上，早晨的空氣，很有點寒意，但是這不但使人顯出畏縮的意思，相反的，還使人顯得精神抖擻。

隊伍的行進，除掉沙沙的脚步聲，再也聽不見什麼聲音，遠遠山上若明若暗的一星星燈光，在薄薄的一層烟霧中，使人覺得自己好像是到了什麼童話寓言中一樣。

從山上到平原裏只有五十里路，但是爲着敵情的顧慮，我們選了一條較遠，但是地形有利於我們的路。正午的時候我們已面臨着進入平原的山口了，出山口沿山溝下，十多里路，就是那令我們喜悅的平原了。

弄了頓飯吃，休息了一下，在傍晚的時候，大家精神百倍的像下山猛虎一樣的，衝向渭水平原。

隊伍雖是時走時停，但是步伐是異常急促的，一出山口幾乎是一口氣跑了五里。

月亮出來了，在月光下，在渭水平原上，隊伍顯得格外整齊嚴肅。走過一個村子又是一個村子，只有犬吠迎接我們。

隊伍就這樣的什麼人也不驚動的，傍着秦嶺巍然的山影，向西急促的前進着。

動人的畫面

從我們政治委員嘴裏，我們看到了一個動人的畫面，這個畫面的背景，是在秦嶺深山少人跡的地方，那時候，我們七團已脫離主力單獨行動了很久，由於常常夜行軍的關係，電台已經失聯

緒好幾天，無疑的，這是令人沉悶而又焦急的事，特別是首長們，他們心裏更像鉛一樣的沉重。

夜已經很深了，屋子周圍積一個直一個的，全是鼾聲如雷。——試想，多少時候疲勞的積累，以後還有許多艱苦在等着我們，而明天的宿營地還不知有多遠，那麼，在這樣的夜晚，誰不要求一個熟睡呢？

偏偏在一個角落裏，燈火還沒有熄，那裏有三個忘了睡眠、忘了疲勞的嚴肅的工作者——我們副旅長和團長，坐在手搖播電機的兩旁，細心的播着電機，我們那個左手帶花，吊着繃帶的電台隊長，正用一隻手忙著收發電碼，他們全心貫注的爲着這關係全軍安全的工作——聯絡——而忘了休息，忘了明天的行程，忘了自己的一切。

時候已經是子夜兩點鐘，離出發最多不過兩個鐘頭，而他們還不能睡覺，明天呢？他們不會比別人少走一里路。

誰只要懂得什麼叫「疲勞」，誰都要爲這個畫面所感動，它感動了在場親見的賀政委，但是，更感動了我們一大羣。

書 號 0111

基本定價 3.00
